

南部文集初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46  
2





文庫11  
A 1146  
2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

平安夫北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之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滕元啓維迪校

序

送大潮師序

左氏司馬也後古無左氏司馬蓋北地而前哉天實  
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也其果無乎豈其  
然乎壯哉遷也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以族

南郭集刀痛

卷之六 序

高小房辛





南東集卷之六  
知已於後也。即昌黎河東勃興於蕭沓之餘而僅僅稱古而不盡也。雖則良工繼之者或失諸規萬也。執柯以伐柯猶以為遠。故學之者不能與之齒。學之者鴈行之不如相去益遠。漸靡以極矣。遂至與古邈焉。遠以千里也。猶且後世膚受取諸圜取諸易直小大必睨長短必眡夫然後蓄鬪輻扞三材失職乃庸工自安何乃所用之也。輪扁之伎知言哉。能為左氏司馬者豈為臣僕之謂哉。若夫北地唱于王李唱喁百慮一致各有所至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至乃發憤

忘食修辭相劇奮呼藝苑而復古之業蓋千餘年而皞皞如也。夫夫輩蓋謂令我與古人同出乎我則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周旋於中原也。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且暮遇之猶且辟之三舍者生有所先後也。則天實生左氏司馬天實不生左氏司馬而天實生夫輩也。其果無乎豈其然乎其能為夫輩而上周旋於左氏司馬者天實生乎。若人今之作者取諸圜取諸易直小大必睨長短必眡唯規萬是視也。則勿與言而已。吾二三兄弟者豈王李之餘是食也。屬辭比事



能為者為猶且辟之三舍豈為臣僕之謂哉潮師為北地者意在斯乎師者西肥人也今將歸矣夫肥與海外一葦相接或遇西人來貢則勿令海外以大東文章天實不生才哉是竟無難焉師也文字立與不立則不問即危言日出以余所望其如斯哉師詩亦不為大曆以下云

兩葉艸序

君子哉子賤氏之宰單父也一彈琴而治身不下堂而任人若乃巫馬期以星出入窮日力以勞猶以為

不及蓋其治也曷嘗不知繁禮飾貌明刑勅法之為治具邪且夫子賤親聞道於孔子身通六藝單父雖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以絃歌而自逸猶且見采於孔子而至令惜不施其所治於大乎夫古之絃歌而治者至道存焉豈唯子賤也詩可以歌而被之絃而為樂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與民樂樂莫大焉上論愉薄之世不明禮樂之本務以嚴刻煩苛相制即賞慶以勸之刑罰以畏之而民猶且欲免夫然後法令日滋文書盈閣目常在斷獄聽



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訟之間猶恐罔漏吞舟何遑及絃歌而相樂也其心  
雖在為政抑亦未哉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古  
曰德音之謂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  
德夫有德之化民自格焉何乃以簿書期會日之不  
足為夫是故達禮樂之本而後子賤之治始可與言  
也一竿翁未告老也嘗為皆川氏宰其邑好作和歌  
以自樂而兩葉州者蓋翁在邑所咏其在職優游間  
暇亦可想云翁即使其所善櫻生屬余序櫻生善和  
歌者也亦與余有舊為出示之余乃慨然有感於前

言因舉之語櫻生且謂曰子獨不見我  
先王以和歌觀風天下乎至乃用之鄉人焉用之邦  
國焉化夫婦厚風俗美盛德告郊廟其餘達於事變  
懷其舊俗則實與所謂風雅頌者相比也詩可以教  
和歌亦可知也昔者我

先王之世罔嘗疏矣又因俗之厚破觚斲珞和平無  
為絃歌之聲盈耳即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動乎內也  
則亦惟和歌以達情上自朝廷大臣下及細民言  
志問閭者其音累累乎如貫珠何其殷也遂至與殷



頌周詩相為稱也。不亦洋洋美德哉。假令子賤當我  
先王之世。文其琴瑟。亦將以何寓其治也。雖然。和歌  
者子之所善也。即美惡。吾何敢知之。且余不知翁之  
治行。而亦惟以余所聞。夫人也。其猶好古哉。子其語  
之。櫻生曰。然。有是哉。請記此語。以贈之。余遂叙。

仲春牛門會稿序

仁風誕敷。九區同克。諧之節。麗澤昭灑。四郊呈來儀  
之祥。惟皇代之錫多。幸吾儕之歡洽。良暇茲集。樂  
只以忘年。勝友旁臻。燕胥以永日。德星交映。若老若

少齊聚。陳荀之英才。峯競森或素或緇。盡會支謝之  
彥。時則女夷司啓。羲赫馭遲。牛門隱天氣。歌北關之  
霧。鳳城捧日影。湧東溟之濤。銀臺臨簷。富嶽千秋雪。  
赤城當戶。築峯萬丈霞。穠花吐鮮。摘錦葩。以炳煥崇  
松添蔭。抽玉樹而青葱。開襟高筵。則溫風徐至。洗觥  
曲沼。則清泉冽流。至其風致。潛興雅什。互舉漱口藻  
海游目。墨林沈辭。之未浸眇。衆慮而愈難。澄心之已  
闊。按群言而立。應或片玉碎金。其奇漸發。或連珠合  
璧。其彩增揚。比興錯出。五七兼成。繁兮不浮。體裁咸



咀漢魏之液，洋洋乎巨測，骨格必洞開，天之源於是隘。金谷之豪富，凌蘭亭之風流，不羨河朔之酣，非需于酒食，欲擬山陽之燕，有效其道遙。主則籍籍乎好賢，賞譽奚啻郭有道之高識，客乃娓娓于請益，交游寧比朱公叔之激論，如喬也。門下闡革託微命於擁篲，社中擣櫟屬末契於操觚，和郢調之弗恟，奏已歌其有慙。夫海鼈巡則井蛙跨，草蟲鳴則阜螽躍，是以千里警策，雖受嗤於蹇跛，半日升堂，猶締恩於容接，枉蒙顧馬之愛，聊記登龍之欣云。

送雨芳洲序

左氏稱延陵氏聘魯，魯為歌，周樂自周南召南，以至國風，暨象箏南籥，大夏招節，而觀止矣。乃延陵氏從而聽而美譏，如傳所詳。夫大雅不興也，數千百年，即遺韻餘響，何由知之。無已，則文辭間乎詩書禮樂，並稱于戚與典籍，相上下也。樂云樂云，鐘鼓之云哉。述而文，歌而樂，樂成於音，音託於文。焉知所謂大雅之音，泯泯泱泱者，其果不在文辭間也。雖然，延陵氏賢而聰雅，頌各論其所，而鄙以下無取矣。則此其文辭



亦若是已矣。海西芳洲兩君，以文學稱名儒。往辛卯歲，君儻韓人來東都，諸所過國學士大夫搢紳先生，挾筴操觚，以其風奏，且和者何限。而至於周南縣次公者，君獨為之傾耳。每奏未嘗不稱美哉也。夫次公塊然于大國，以其才若所學，乘其風氣發之，文辭間也。上論風韻乎，且婉也。然一協之世，嘈嘈自悅者，皆憫焉。以為宮商不中衆耳，所謂聽古樂則寐，鄭衛不知倦焉。誰肯而然，豈不悲哉。夫世嘈嘈，又何知即次公之風韻，蓋有君子者獨審之，嘈嘈中而稱美哉也。

延陵氏乎，延陵氏乎。君則其人哉。兩君奉使東都，乃過吾藩學士，徂來翁託其郎君就業而不佞。元喬亦嘗從翁遊，乃得一見於君，又得審夫賢而聰多弗讓。延陵氏者也。夫兩君於次公有取之在矣。今其於翁託以郎君寧，唯以翁即次公師也乎哉。蓋必有審夫泱泱乎大風者，邪顧以郎君故親如婚媾，元喬何必容謙乎其間也。故邑幸憑翁而有此風，君行矣。行或觀風諸國，則請勿以蕞爾敝邑，曰其音無足聽者。若曹鄴然也。若余則噍噍蟲飛耳，且為敝邑故，所以重。



愧君者是已若夫廣乎者淵乎者熙熙乎者直而不  
徇者曲而不訕者近而不偏者遠而不携者至矣者  
大矣者無以加者則有郎君妙年在矣異時鳴其聲  
天下而歸省於君君且蕩蕩乎樂而聽焉也固亦弗  
待余論君其俟之君其俟之此為祖

送櫻生序

櫻生於世無所憂樂而獨好學以其好學樂交諸君  
子也則未嘗不進席促膝繙經史于其間也今春從  
我侯歸藩乎甲過予飲且辭其意悵然若以為一年

索居我樂寥寥乎者予乃舉觴為之言曰夫斯行也  
經途所亘三百里而皆山也峻岨相屬天險在目巍  
巍乎峨峨乎劍閣石門者蓋吞若蜀也迺行者莫不  
僕痛馬疲蹶然股栗矣而櫻生壯矣固非艱焉者也  
則吾知之夫旄旆之過也負弩三千執戟三百騎驥  
子帶魚文珠其履畫其袴奕奕儼從前後者若干人  
此特大國威儀人好詫焉有而櫻生者莫揚揚為意  
也則吾知之夫天下之險侯國之美實不能使櫻生  
者憂樂也櫻生其果寥寥乎哉其果無所樂耶吾聞



甲之為國芙蓉挿天而出其南芙蓉天下之奇也昂  
金峯天目八嶽白嶺諸不讓天下名山者屹咧四環  
蓋亦數百千壘矣若乃夢之蒙鹽之鬱鬱及龍王森  
漫石和之消而寂寥芙蓉河流衝峽而迅激欲吐抱  
含涌泉奔物灌注其間也豈非世所謂名山大川其  
奇皆於是乎存也子往游其中子果莫有所資乎夫  
名山大川者造化精氣融結為靈神秀矣今子何不  
資鑛造化炭其嶽水其瀆橐籥其神秀耶子之所學  
於是乎成耶必若金之躍冶耶則夫豈寥寥乎哉櫻

生其果無所樂耶其果無所得耶昔太史氏壯游天  
下徧觀名山大川歸而發諸文章躍如子行矣徵哉  
以予之言為不徑庭則庶幾其得所樂哉明年瓜時  
將見子亦歸而燁然以發若太阿者乎其橐中也已

送子和序

子和者東奧一奇士也蓋弱冠而游東都就時師學  
數歲非其所好遂更謁徂來先生是時余已受業徂  
來先生及子和來見則得諸廣衆中一目擊而驩先  
生亦大奇之子和每矢口未嘗不有所發已而徂來



先生門至者踵日相接，操觚茲多矣。乃相與言爾志於閒宴，則子和者時時從旁奇其論上之，坐中莫不抵掌稱快者也。人或難激論太過而無當，則子和愈益河漢其言以傲弄之。又且毀以奇癖，乃子和益敢為狂自快，然滑稽不窮，人人不能屈之。蓋余亦時時伺知其狂有所託也。吾黨之士何嘗不自謂文漢以上詩，則不下天寶，而假道於王李諸子者，間或欲襲取則子和大嘲哂曰：「不意王李復教爾輩毒矣。」乃取故腹所非若蕪黃者為口稱之，以激其人。子和嗜酒。

每大酣飲，扼腕高論，唇吻加辯，然不欲追時好而取資數，不為流俗所好。凡所為益奇，而其生產亦益溢矣。家嘗罹災，余適有事不弔，則子和讓以書曰：「厚哉祝融氏，遇我我今探所謂封禪書者，竟不可得焉。豈為我每奪其秘邪？」乃吾黨恒言還造化，還造化果還矣。即海內稱知己兄弟者，何如造物厚我哉？而與余最相親善，嘗相與登東山，亘望數十里，邑屋臺榭相屬，而子和臨之，飄然心已蔑視一世。乃顧謂余曰：「寥寥乎無聞哉！使我頓生自愛之心，凡其大言自稱率。



此類也。雖則有所託，然其奇亦天性云。夫奇也者，所罕見也。夫余所謂奇者，其觀固異也。可以奇而不足異其觀乎？則鳳鳥之至，何必龍文龜背五彩其體，即麒麟雖供叔孫氏畫，鋪殆不怪也。夫子和雖狂也，亦將滂薄萬物也。乃非奇其文，則亦不能異其觀於千百年不朽之後也。斯其有所待乎？今所論者，猶其塵垢粃糠而已。曷足擬子和哉？夫流俗者何，乃得知子和也。今年秋，韓人將來聘，參州其所經也。以子和已仰稟刈谷侯，侯乃致諸彼州，以從事書記也。而子和

且發矣。故余贈之如此。此後也。子和尚有所驗其奇哉。

送稻子善序

吾大東分為國六十有六，而封疆之大若齊魯者，什三。至民人土田五穀桑麻牛馬之殖，金鐵魚鹽之利，雖它小國莫不據其所有，而家給人贍，既富方穀，所以直道而行者，蓋三代之治可得而庶幾哉。天下已列諸侯，並建社稷，得各饗其土之實，以臨其民。馬會朝之制，述職之典，雖謹爾侯度，綴旒於上乎風俗。



南齊集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之所由成人之所由生則實各係於其治聞其人知其政於斯可觀矣夫封疆如其大民人土田食貨之利如是其饒此其列國足以多養髦士髦士亦得以坐仰簞粟而成其所學然至稱儒雅君子在邦必聞者今乃舉海內目之塵塵如也幾何也豈庠序之政未盛興邪將人忠朴苟為易治安其所習邪且士結髮稱君子儒非必得其君不能進稱詩書退講禮樂以輔治而尊賢而貴士之君國未常有矣士之易衣并食老死於環堵中者湮沒而不稱遂令人謂學

問之道困於寡耦也風雲之會固已難則然也不然中國而授之室即使諸賢大夫國人有所矜式何憚而不足為之哉且夫東都維新之邦誕敷文德百年治安成於列祖闡闡藏詩書無不朝習夕誦長安則猶有千載遺風

先王禮樂於斯乎存猶且搢紳之間至閭閻隱君子彬彬可稱者不過數子也雖有王良無益於駑駘人才之難則然也余自得從諸生後乃聞筑前有蓋軒



先生雖今也則已矣嘗已讀其所著褒然閱博君子也即後生學士屈指談天下士者言必稱其人乃謂安得見事其賢友其仁居其邦者哉蓋數年會稽留君子善以書記至自夫邦遂折節就交於社中其人博聞篤志闕疑而後言乃叩其所學果出于益軒之門社中又稱先是有竹田君亦嘗歡吾黨於東都此乃益軒高第而督學夫邦余已得見稽留君因此而知竹田君又因兩君益知益軒先生也風俗之所由成人才之所由生如是之難則夫邦何多文學君子

也即益軒先大儒使諸賢大夫國人所矜式非得其君安能如是哉聞其人知其政非邪夫夫邦民人土田食貨之利封疆之大若齊魯者固也亦惟干城以要海外二諸侯之守足以制百蠻也壯哉即附青雲而名益彰如數君於能施乎後世何有也乃四方必有聞風而興起一變齊至魯至于道者則其令海外知大東之治蓋三代可得而庶幾哉此其文獻足以徵云余為稽留君言之送其行如此

厚東嶺送鳳泉師序

南平集刀編

卷之六

序

十三



鳳泉師東遊而拊髀已四年矣乃過護園社社有數  
子遂相與為友師善華音就學之則亮亮然舌轉而  
亦不自知其非華人社中素稱文辭則未嘗言教外  
之學乃與頌論莫逆於心凡百爾之伎苟稱古雅師  
皆善之而常相忘於撓撓之中寓其道也蓋其遊戲  
于于一於和而已今年庚子師以上座之任將游信  
之寶珠也應固請也乃與之友者作詩若文將賀之  
以為行色因相與語曰夫方外之教吾不知已然而  
自吾視之無論師不得已即四衆廣至且為人天日

鑿一竅何乃所加於師哉雖然有道也夫匿而不可  
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且夫假修瞿曇  
氏之術者各為其道謀道因人弘弘豈容易哉非其  
人則已師而為其道謀則千里而聘手撓顧指四衆  
廣至且為人天所渴仰蓋亦與之友者為其徒賀之  
也且也師之於信父母之國也累累乎載道者皆鄉  
人也鄉人雖不足為師重鄉人以師為重則儼然為  
行色人人簞食以迎之亦惟師私父母之國令彼歡  
呼也其遊戲奚辭哉然則師於文字即讚以千萬億



貝多羅固已不足以為師榮而與之友者副墨之子也今乃令相與作詩若文為其行色師之一於和故為請若自以為榮雖無所加於師也與之友者榮社中有師也

養安越公八十壽序

養安越公家國初以來已食大邑拜爵至今襲且就職者五世可不謂貴且富哉余猶及見養安公日侍于

憲廟之時三十年未嘗聞一日告病不朝也安見行

年六七十如五六十而其壯若斯也者及至余不佞以社中誼納款雲夢公每辱延召乃時時從游其家則得審養安公起居也距前時又十有餘年而公益壯矣猶日矍鑠然駕出蓋公通古先道是以論其所自養能經鳥伸守一處和其它家政不疵癘殆真人也即公自壯強數十年間以玉醴金液度世起人者百千仁所及遠矣自卿大夫士衆庶莫不皆曰真人哉願公萬斯年與物皆昌燕居則進雲夢公若諸門下問學之士皆侍側使之問問各言其志公且申申



如唯樂爾即雲夢公賢而好學靡有不孝亦惟定省  
告面晨夕仰其怡怡以喜退乃安慮得益研精於學  
亦欲裕盡用譽以承其德堂構日基和樂而無憂公  
其順矣乎其於孝如何哉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是  
猶有倫人情所願莫先於壽壽而壯為難也壽莫貴  
於有德德莫仁於及物人情所樂莫先於晨夕事其  
親仰其怡怡以喜孝莫至於承其德不好學可承其  
德哉不承德可謂知哉而不晨夕事其親以喜豈所  
樂哉唯公則非仁而壽也歟雲夢公可謂知而樂也

即家政不疵癘仁所及益遠堂構日基和樂而無憂  
亦惟公之壽使然也猶且莫不皆曰真人哉願公萬  
斯年日引月長與物皆昌則無疆之樂莫大焉今年  
辛丑公甫八十矣乃月正辛巳為初度也先三日元  
喬謁雲夢公乃起稱曰乘馬在廐林之摧之君子萬  
年福祿綏之雲夢公曰然家大人賴先人餘業夙夜  
匪懈身被國恩得以至今日即不佞亦與有榮施  
敢不拜又稱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  
之休雲夢公曰然家大人賴天之祐眉壽無有害不



侂猶得日，椎牛承歡，敢不拜。又稱曰：其胤維何，天被爾福。周南有之，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雲夢公謝不敏，不敢當。元喬曰：雖然不其然乎？請以併歌之。遂奉以為壽。

送素有上人序

君子苟學志屬辭，則曰吾從三易時行者，為有德，乃免園之冊，莫易於此矣。不為哉，而宛其死矣。佗人取覆醅醬，悲夫。安在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其言立於後世，人將附之，而後得不埋滅哉。其次則曰：質而

已矣，何以文為？蓋私謂理葡萄，亦足以悅人，乃儼然揚眉相提而論，以所謂道為盡在己。至於人為之語，海汜汜乎眩視無所開，其喙猶且退旋其面目，詫門弟子曰：吾能言性與天道，彼弊弊詞章，為則喪志，既已不能自進，且令人規規然日之，俚所謂道也者，道其道也，乃不能置一辭。則詩書約微者，舉而掩焉。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奚以別哉？不則局趣轅下，唯章句是師，冠履錯雜，華夷不辨，至欲比一事綴一語，雖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苟為不蓄，終身不得，遂乃養



其槓棘甘心於賤師天下壤壤為利往沾沾乎小人  
哉若夫稱不朽大業則然哉有基者其持也久朽木  
不可彫古之君子有所論著不必為當世耳目易其  
則居則曰不吾知也後世如或知己則何以哉吾  
有造作之時古人心吾忖度之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樂以忘憂爾乃時一出  
之則人以不誦猥為故作聾牙難入之語而疑之藏  
之益固則益愚而棄遠矣衆且謂有是哉迂也死者  
不復起古人骨已朽孰與取快一世自王公大人稱

之器之以致富貴哉即有能一日用其力者一人為  
之千人咻之雖有趣操不變塞者鮮矣昔宋人冠章  
甫而遠越請舍越人驚愕以為鬼聚族而相謀曰夫  
鬼也不逐殃於邑乃逐之宋人惟知其章甫寶也亦  
不疑結纓而行唯恐不固巍巍然去之佗方老者負  
其子孫而走壯者相呼挺其鋤鑿而待之宋人亦恐  
而亡無所舍饑甚乃入山中掇橡栗跼躄而走旬有  
五日大窘而返野哉鄙夫不可與語文章之觀若是  
夫余悲子雲之心謂之彫蟲不遇之感可知也太史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終  
公誦古文立一家言必欲藏之名山乃傳之其人斯  
可不然千載而後始知此解也已非不見制於時俗  
安能施於後世哉有公弘通之餘有志於古文今將  
西游故贈之以此言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六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序

唐後詩序

詩其可知也何謂吟詠性情也何謂主文也言君子  
之志也里巷之謠何以哉及太史采焉陳而為風者  
非君子乎而孔子垂教萬世猶折中什一可以興可



以怨而刪其可知也。金輿錯衡不足乘，體黼黻文章不足禦寒，冕旒為纏，繳於首裳，幅佩珩支盈其步。必曰禮不足為也，性情而已，則先王之制徒為令人械其支體乎？豈不得已其母以施乎？則病者乎？而有難結文身，錢其王面，人死相賀，妻後母之俗，不可謂無情也。胡兒射鵰中，則加雙假，令狸首采蘋為節，進退周還為禮，彼將眩視驚汗之不遑，安能有審固而不失諸正鵠邪？故射可以觀德矣，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四正具舉，則燕則譽，蓋君子然後可以言中也。君

子然後可以言禮也，而可以言詩也。夫漢魏已前無漢魏，則漢魏無唐，然君子言詩，則四始風雅之旨舉此而措之，何去也？詩何去也？君子夫詩不必相因，不必不相因也。而後去詩至唐極矣，極矣，故知者不創物，述之守之，參之風雅，故古詩曰漢魏律絕曰唐天工人其代之造化之蘊，其盡於斯乎？過此以往，公輸不能加方員，加則邪，師曠不能加五音，加則亂。陳隋如婦人好女，晚季彫蟲自小，是罔褒矣。今且嘗試論唐後，夫宋無詩，非無詩也，其心蓋謂詩豈匏瓜也哉。



且詩性情而已為之者是也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  
千里乎即一二所法畫狗刻鷲既且不得則亦惟索  
隱行怪好自專用其竟不能不以規而為方也後生  
或乃不古處苟為佔俾內合情之所近安其易窺卒  
然以為宋無以尚矣夫然後意烏粹嗟亦為詩嗚舌  
啁晰亦為詩而情文具盡凡自口者為皆可以傳即  
宋之鄙倍不若是俚亦以創者之過也夫在昔開天  
諸子既竭吾才及其至也當時亦有所不自知焉季  
年而錢劉出猶未自量爭以寸既已不能尺欲益反

損倒行逆施漸以靡矣至晚季至宋所謂渾厚之道  
的然而日亾夫大曆以後知其不可而為之者哉彼  
為善之雖衰運使然也蓋論未有所歸也故曰其貌  
誠大矣褊陋之說入焉而嘆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  
之屬入焉而墜君子猶誓信乎六藝當在得失之林  
可觀也明人蓋彬彬如作者是富不乃欲割哉然其  
監不遠才子猶懲戒其設心若是率由舊章合符古  
人遂乃深造以逢其原蓋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唐後而有詩也唯是當局



者迷旁觀則悟爛熳奪目當時亦眩焉蓋漢魏與唐自然而已明人衡以其才乃奮臂窺其奧則千鈞之重移於銖銖卽滄溟之精刻其刪也於明亦唯以人取以時取謂之明可也謂之唐不可也非德不純勢然也漢魏自盡漢魏不知後有唐唐自盡唐未能前盡漢魏明人并兼之乃不能自然卽不自然其才之盡也其才之盡也令人知階而及之比集也範而出之有漢魏有唐其它不取也後君子有知明而不必明者乃得焉是亦所以知明乎是亦所以知漢魏與

唐乎此徂來先生之所以有選也此先生之教也諸君披焉伯修刊焉元喬謹序以述云

孫吳管蠡序代人

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今說兵者數家豈可闕哉蓋事一於教精於習况用兵者驅吾子民就萬死之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令五申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填然鼓之兵刃接于前也目非不逃虜非不撓而尚且畏此簡書知進不知退者一於教也人有勇怯兵有利鈍多多非易辨而及



其臨變應卒也奇正開闔唯所命者精於習也王者  
有征無戰然時或有負固不服犯令陵政若三苗有  
扈淮夷者則不得已方其背伐墀削侵正杜滅之際  
敦琢其旅于出以律大誓于師而後征亦不必不血  
刃也故大司馬之職常以四時戒衆庶脩戰法執鐸  
鐻載旗旒撰車徒讀書契其事與號如是其明矣猶  
且吏斬牲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後至者誅之其法  
如是其嚴矣夫然後將帥卒長司馬軍吏庶民始可  
以一也振旅以春夏舍以夏治兵以秋大閱以冬蒐

苗獮狩一如戰之陳民習以為常夫然後坐作進退  
疾徐疏數之節始可以精也古之王者正邦國乃救  
無辜伐有罪亦皆仁民之心也不可不察也經之以  
五事校之以計法令曲制亦明主賢將所以不忽之  
也碎玉氏作孫吳管蠡請序余也方外之士佛圖  
之法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雖然不可辭  
聊以所聞論之其猶旨者譚黻冕之美乎蓋碎玉氏  
既悉委曲又自序以明之在之教而習之者乃不以  
余言為微則微乎此書者也余復何言余復何言



本草八略序

藝文不患不博，患不約也。而選諸用者，非博則無以爲約也。譬猶造宮室，一夫取材於塗，一木之大雖蔽兕牛，限於其所用，亦何可爲哉！高山深林，千章之材，松檜梓櫟，豫章榎楠，大者連抱，長者數仞，有理者有液者，條達者，詰曲者，擁腫者，扶疎者，離奇者，癭者，蟠者，魁者，杌者，杳藹乎攢立，及大匠一入而掄，材材有美，工有巧，乃審曲面勢，以辨形軀，所用目所至，象已成，見然後所伐，木爲筵，爲楹，爲棼，爲椽，爲楣，爲栒，亦

得令匠人操繩墨，而衆材不失職，博聞家非不紛然大矣。苟不知所以裁之，柵乎眩惑於其繁，而後厭其繁者，因陋就寡，愈寡愈陋，見笑於大方，遂至今耳。學者舉一而廢百，則不取也。博學而約，取是爲得焉耳。蘆生作本草八略，得之博學，審問之餘，乃爲後進明辨之，以傳焉。蓋亦意在此乎。意在此乎。蘆生名洪，字酣古，師事慎齋先生。先生名訥，言字子敏，皆與余善。

雪齋長谷公七十壽詩歌序

九叙惟歌，厚生之政永賴。三壽作頌，享年之福既多。



成周風雅流百代因陳詩之典 皇和五七節四海  
脩同文之章州異國殊習雖區別律比聲協貴在兼  
成蓋莫非吟詠性情睦族必言熾昌之志沐浴膏澤  
治立咸形安樂之音雪齋長谷公德邵朝班齒尊鄉  
黨投分知足門閥非曼容之可辭三命之煩奚求致  
仕葆真邑封庶延陵之固讓七旬之養悉備矧夫箕  
裘飛二龍之英棠棣並萼琴瑟奏雙鳳之和桃李揚  
華接物有信爰列君子林會友以文兼游墳籍圃月  
維建子歲則次寅爰卜無疆式讌初度乃祖乃父昭

假揆余之辰令子令孫駿奔錫爾之孝遠朋至止嘉  
賓樂胥舉觴具庭矢言盈簡喬塞責小序取笑大方  
敝帚享金難當諸公獻章甫薦履恐汗群玉篇聊假  
祝詞敢告爵者

明醫小史序

所病於學也者非才不富貧於書而已王良造父良  
則良矣苟不得善乘亦惟附易路範驅馳為彼善於  
此耳至欲麟超龍驤一瞬千里非常馬之力所能效  
也有其御無其物焉得歷塊八極稱天下後世而為



良工哉夫馬亦然驥騮綠耳渠黃赤驥一日而至無所用之孤豚不如也有其物無其御將焉用彼多矣古以嗜書聞者蓋亦有君子焉有小人焉王侯貴介姑置焉非其才之能用之也不可以有書也今夫賤丈夫既乃富有苟美稍稍自厭鹽鐵不雅文之以嗜書每遇一圖籍從而罔之而不能自用之則亦且不欲借人觀之雖以託書淫亦習龍斷居貨之心瑣俚鄙劣無可言者人稱之則遂肆然以為天祿之不吾若也然後縹囊緗帙重匱囊中閱之益固唯恐開之

是乃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則蠹蟲何恩亦不過餌之而盡而已君子才而貧者固多矣欲解一敝裘購一奇書則有有力者負之去既已不及君子於彼何負動乃見殃亦猶天驥之駿駢首庸夫之廐即衣以錦繡席以露床非不愛也至病肥久而不御雖盡岱鍾而得之何益哉非其才之能用之也不可以有書也鹿門望君有書也自其大人雷山君稱藏萬卷三四罹災失其大半數失數求僅所存蓋猶數千餘卷雷山君固已好學頗通百家修黃帝扁鵲古先之遺診病



藥論書甚精最喜烈山氏書乃楮鞭之所與一草一木莫不據古今而辨治之所著書某某蓋多云鹿門君能繼其志博學審問方孳孳乎肯堂之業也近集錄明人以暨雄者事實三百家質之雷山君君乃為之品目片言以折之蓋謂夫奇方確論至明察然亦精粗得失學暨者不可不知之也名曰明暨小史元喬曰前言豈誣也哉駕齧膝駢乘且王良執靶萬里一息者誰歟自有望君之學也君子依焉小人有志非其才之能用之也安能愉快若斯也是之謂

有書

東海漫遊稿序

東海有一男子被髮而釣有人傳其放言者二三梓之其徒固已為之序而屬余繼之余受而讀一再行乃法然泣下曰咄咄豈富春山人者非邪日山人在東都也余時俱事一藩應對風議出入必偕退而申其私亦惟簡牘辭賦以及劇談調戲切切怡怡靡不至焉時或酒酣以往撫心論臆肺府相頌仰天而呼旁若無人蓋如此者旦旦而遇之率以為常久之



山人不得志拂衣東遊無何余亦去藩既而念往所  
驪俯仰之際邈為山河且山人之去也仗一劍之千  
里而余既牽於事不知則不能為一把臂悲歌相送  
幸而罷去亦且役役自苦不能蓬累以行追問江湖  
之樂悵悵焉徒顧以為不知山人無恙書劍今而存  
邪且聞東入奧奧大國也與之遊者多邪有所相聚  
遊戲邪抑將落莫無聊邪以山人之才之美闔四境  
之內令皆喁喁然延頸曰某所有賢者而趣之邪山  
人之為人也吾知之與鄉人立其將浼焉望望然去

之雖有享之以萬鍾者苟不當其心不屑也世闊希  
心好今有當其心者邪抑將不邪窺鳳穴探龍淵唯  
名山大澤是遊邪抑將杖屨無疲邪故態今如何雖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則亦獨鬱陶思而  
悲也未嘗不泫然泣下方今一讀此文也止論山人  
無恙向之百爾所思以獲知之其辭也奇幻其情也  
恢達噴唾霏霏開口為珠知山人放言日出益加昔  
時也與之為國狗馬之地魚鹽之海大都之肆家殷  
人給車轂擊人肩摩吹竽鼓瑟彈琴鳴笙以至鬪鷄



走馬六博蹋鞠擊劍扛鼎無所不有焉知山人有所  
相聚遊戲也奧之俗任俠貴氣節頗好文辭知山人  
與之遊者多也知不落莫無聊也諸賢大夫將迎唯  
謹知山人之才之美使有所慕也巨室之所慕一國  
之所慕知山人之使四境靡然鄉風也蓋在奧十年  
不去知山人之有所當其心者也奧之勝於天下蓋  
太半云自金華松島諸古人所詠至島夷皮服之民  
羽人雲裳之境不可勝載即鳳穴龍淵名山大澤不  
足言焉知山人杖屨日遊目不遑給足不遑經也知

之則思而喜也即喜之亦獨思之所致則并往所驪  
所睽離思之亦未嘗不法然泣下嗚呼微此文安能  
知山人故態益壯哉昔子陵之釣豈有意一羊裘乎  
而以此見物色物色山人者山人雖不以此文為意  
其猶羊裘也夫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鳴而中律豈可  
自掩其耳也哉矧其徒左提右挈斐然為章足以起  
予者也佗日設使太史奏五百里外有德星聚不必  
傲然足帝座山人其可辭哉然山人日就藪澤處閉  
曠祿利不入於心蓋其天性然也物色山人者亦物



色山人者也雖其猶羊裘也未始有妨害山人之釣則儼然東海一男子哉余既悲睽離也又喜讀此文為山人道也

徂來先生答問書序

自洙泗之道散而大義乖後世不出聖人吾誰從也無已則六籍已漢收秦餘燼而詩書多缺然學者猶考信於是自吾非聖人信而好古君子義也古也者三代先王聖人之道六籍所載者是已其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輪不斲不得為車木不剝不得為舟後

世雖機利者陸行可舟與水行可車與有所不行也而舟車猶有倫天道恢恢道其則之七十子沒而諸家叢亂瞋目語難察焉自好彫龍炙轂懼然顧化擾擾絲焚道將為天下裂或謂吾可以為聖人或謂通性命之道可以坐治天下也後世祖述此說者曷嘗不謂聖人之道具是矣雖陽為推尊六藝然事有所不合則亦陰斷之諸子甘心其所徵焉所謂詩書恒言者子焉為芻狗曰吾之可以為聖則孔子而後數千餘年園冠方屨逢衣博帶巍然稱儒者莫不謂吾



是聖也是何聖抑何多也曰有此理蓋可學而為則孔子而後數千餘年寥寥乎不見一人造焉者而欲造焉抑何迂也則吾不信也至性命之說後世滔滔者皆以為言推歸至微割膚分理要亦濫也耳靜言庸違其奈天下國家何而其徒誦義無窮此何以稱焉夫道也者先王之道也治天下焉唯其治天下而國家而身舉大者而小者見焉聖亦王者稱也周公孔子果遵何德哉君子傳其道奉承唯謹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為得耳非誦古文安能知本之大義哉

以余既受業祖來先生也從遊者時時多問先生所傳如何唯是後世多岐不知所由瞽者無相俟何之有社友根伯修所私錄者蓋先生所答遠人書也伯修親在先生塾中每所見輒從旁私之以秘乎帳中余既探而得之遂相與校而授之梓人其文辭不修飾者不請之先生也雖不請之既之亦恃先生之不咎成事也此書也雖緒言也亦舉一隅之道也學者乃以三隅反則知先生之學之所由也知先生之學之所由也則知先生所奉承六籍所載先王聖人



古事集卷之七  
之道也。此謂知本先生所著有辨道辨名論語徵諸書未行也。其詳今不具列云。

送玄海師序

玄海師以海為字。蓋余知其說。坳堂之上。杯水之厚。芥以為舟。則泛泛焉。終日西東。若不知所至。極水則然。可語海與。一勺之多。可以活涸魚。搏則過。頽激則在山水。則然。可語海與。秋水時集。溝澮陂潢。皆盈。若無際。然。蚶蟹還焉。科斗子焉。蝦與蛭。蚓洋焉。以嬉水。則然。可語海與。請且大之。夫黃河之源。達自崑崙。乃

東流。所經數萬里。而遠。遷迤屈折。澶漫奔蕩。呂梁之縣底。柱之衝。鐔以諸嶽。而後豁呀吐之。大川巨流。總括而赴。勢者無萬數。潤地九里。漸洳三百步。非不洪然。遠且大也。可語海與。未可也。江漢之東也。泓量天運。三江五湖。淮泗沅湘。潯陽之派。廣陵之曲。呼吸千萬里。宗衆流而混會。非不淼然深且大也。可語海與。未可也。故海也。語其大。天下莫能量焉。語其深。天下莫能測焉。旱潦不能為之加益。朝夕不能為之盈虛。吞若所謂江河者。千百曾不帶芥。沌沌渾渾。天地相



陶而變化出焉廣矣怪矣寶貨生焉龜鼉蛟龍鯢鯨  
居焉澗溟萬萬不可縷形師之所志殆是乎蓋師遊  
東都從徂來先生學焉年僅二十有餘矣乃傑然好  
古以為一家之言余則寓居相接朝習夕誦日親一  
日乃察其為人淵淵乎不可窺且惡世之佔佔涼涼  
虛而為盈故其為學也晝夜混混盈科而進漸乃放  
乎海亦既出於涯涘師之志也其斯以為海乎夫道  
有小大學有淺深今夫去之為學者學則然然杯水  
芥舟物至焉則膠有之或搏而躍之固非其性則極

矣有之雨集有時而至則渚涯不辨牛馬乃欣然為  
莫吾能若者有之苟無其本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其遠如黃河其深如江漢猶尚為量數以此自多者  
非師之志也茲歲師歸省其鄉于崎陽也崎西極也  
其所經大都名邑百有餘區人或觀其忽怳濼濼詭  
異百出有卹然驚者有不知所由然者有為固然不  
可異者有旋其面目適適然自失者觀於海者難為  
水苟得之海乎其資之深尾閭以泄之則其學其道  
亦未知何時已拘於虛者將安知師所志之域哉師



西華集卷之十一  
學既爾師道也釋氏之子也吾不知之然師不云乎  
毗盧遮那之海其有取乎爾則亦有取乎爾

送守秀緯就仕大垣序

秀緯不肯起數年矣余與子和時時相謂曰守生親  
老矣即祿仕寧不欲乎是固不肯起雖貧亦未至負  
米乃為悅親而仕乎豈不有所擇哉秀緯居恒囂囂  
然曰與其苟祿取容夏畦自苦退乃揚揚以為得君  
驕其母妻而且朝不得坐宴不得預則悶然中熱我  
豈若啜菽飲水仰以奉親俯以自飽以暇日則上學

堯舜孔子之道下暨醫卜之術讀書陋巷中尚友以  
樂哉與其僻在一邑牛刀無所用即所學亦為無豪  
易高夜郎自大我豈若執鞭弭於中原與諸子相周  
旋以進哉蓋抱關擊柝不得已也不獲於上不足以  
悅親也是亦不屑就已余與子和固已信之濃州滕  
順得亦以社友與秀緯素相信矣順得既為郭隗於  
大垣侯則將引秀緯共事蓋侯欲之乃以歲時從侯  
東則每與我輩相驩以其欲得之之意未嘗不曰守  
生親老矣是固不屑就諸君何不一為勸之令起余



南華集初編 卷之七  
猶時時謂子和曰守生其可勸乎所以為之謀則姑置焉今乃勸之一旦舍我颺去不亦若失一左手乎余自居城南廓落乎交日以踈即所恃以相信者獨子與秀緯耳寧忍遽為之化離耶且失親老而仕其子職也猶且有所擇而不起遽為人相勸而後肯之守生豈為之耶大垣大國也侯且欲之苟中其所擇則豈待之勸耶不得已則猶之可不然且緩竣後命蓋為不待勸而緩之不勸者是亦不屑勸已止何果善其辭命而至自大垣秀緯乃謀之太孺人太孺人

悅以促裝頃得益寓書我輩令促之秀緯乃幡然將就謂余與子和曰吾且起矣吾且起矣我之所以不肯起者諸君已信之而今且起矣吾豈屑之者哉念以親故而仕一出處何常之有亦唯諸君所信即余與子和亦幡然勸且促之曰行矣將有為也以其親故而親已悅矣以其友故而友已信矣是固獲於上之道也子之游其遂哉獨為我輩悵然自顧若有所失子今舍我而去哉然其所以不忍遽為之化離者於子固已信之而今且勸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今春將發道其所以相信者送之

送士伯曄歸豐城序

天下之士載質游事諸侯者莫不謂吾報懸孤之志矣大夫夫不生則已夫已結髮稱士仕亦急哉其大者木鐸天下非齊則衛于陳于蔡未嘗一日安其身父母之國其次乃席上之珍以待聘然且三月無君顧我喪家狗也則不敢祭不敢宴皇皇乎若不及焉古之人誰無父母四方之事固亦不可辭也况被褐而懷玉不當有道之世豈復碌碌阿母膝下而坐致

不沽哉惟夫已仕矣則公事靡盬匪躬之故舉目非其鄉平生無見定省有缺猶且遇則留不遇昔者所進今日乃去之他席未暖突未黔則亦不必得隨所行為二親挽車悲夫父母每念其年風樹之戚枯魚之感忽然懼於懷也君子胡不悵悵爾則士仕亦難伯曄者豐城人游學東都十餘年矣及見徂來先生盡去其故發憤修古雖以鑿資給著述不廢自余所識社中君子莫不敬服及學成鑿術亦益聞諸侯之聘爭至伯曄乃笑曰使我從事方伎以取仕乎若



拾芥耳吾豈匏瓜也哉亦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丈夫安能久鬱鬱哉亦從吾所好且也父母在鄉遠  
遊拘宦豈人情哉歸養則吾志也第未得已今歲豐  
之小倉侯以禮召歸之九月將西伯擘喜動顏色曰  
吾今而知免夫苟仕父母之國則斗祿之餘雖未足  
以推牛孰若藜藿糟糠尚猶不得養自受學來夫子  
欲罷不能殆非昔日阿蒙以此歸鄉庶幾免斷機之  
怨且夫豐則海外咽吭往往蠻舶所出沒他日或奉  
君命載筆研從疆場之事亦足以一試所學人安知

吾志所在哉遂哉伯擘忠孝兩全然伯擘之才之美  
即得之不足賀顧余於伯擘辱兄弟之誼臨其行無  
一介敝物以為贐亦獨為二親壽而自喜如此

贈管神童序

為人子之道苟其才之可以成業立名孰不欲使人  
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而顯揚其親哉生之者父  
教之者師而君食之所謂生於三者亦因三焉之道  
以遂之能得為難也長育之恩顧復之愛非不煦煦  
然生之也至其所好所能人情如面雖父子之肖其



同可必乎然猶有日捷而求其所好同乎己紛臂奪之所能者則雖有孝子恐其反夷而承顏之不暇安能得退就閒燕而修其所好所能哉古之教者佔畢多訊既不足以待問不則末路之學名法之流悍然相非嚴刻語難規規焉若束縛然人將疾其師而不見其益也欲有優柔以自得哉則惡乎在息焉游焉之義也士之仰祿職已有官責幼者之道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則吾未之能信髡彼兩髦亦非可敢干之時雖其在學官饋稟取給而已即有髦俊之魁

門子之秀曠日持久期祿仕於十數年後豈可自保其強立而不反以至大成乎父以生之亦既得矣得於師與君可必乎父以生之師以教之亦既得矣得於君可必乎能得為難也亦唯得時之難也暨官李陰管先生之子年十三篤專儒學管先生既知其性所能姑且使從其所好而觀之則鷄鳴孳孳不已乃巖然日誦先王孔子之書擇師未有所事及聞物先生之學來見也請求益物先生乃辨其志亦偉非互鄉之俗謂曰孺子可教亦惟博習樂群古之道也吾



尚何言遂令就業相摩不問其他而學日長今年秋  
七月有司以茂異聞召見特賜仕者祿不責官事  
得益修其業於是都下籍籍傳以神童稱既而神童  
君乞言物先生以及吾黨諸君諸君篇章累累乎為  
貫珠余不佞亦不可辭也乃序斯文曰美哉時乎神  
童君於是乎可謂能得矣夫器瘠不可使言僮昏不  
可使謀則質其有違教將不入所謂三馬之道雖即  
得之亦因其體之良善而後其濟可竣也其於成業  
立名乎何有也恭以國家盛典亦惟諸君頌辭炳

焉余不佞草莽之民奚敢得與揄揚之一二哉管先  
生生之物先生教之其將進於道也非異人任則余  
所不敢加焉也亦獨聞之昌黎之言少之與長也異  
觀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余於神童君亦云是  
已

嵐山樵唱集序

古之號稱逸民者巖於耕野於食其居桑樞其服藍  
縷無異於編戶之氓而衆庶億兆螿群草腐漸盡於  
邑屋而莫之知者天下蠢蠢焉皆是也彼獨何以稱



馬、豪傑之士有所為而不可為，則耿介伊鬱之懷勃  
動於中也。亦已逸乎不可止，登彼西山，饑且死，何以  
作歌。高山之僻，與木石居，唯恐虎狼之政及之。采芝  
為詠，孰令聽之。接輿之狂，沮溺之耕，其文辭固少，概  
見則得孔子，而名益彰。介子推身將隱矣，馬用文之  
亦云激矣，而其言已立。惡在其不用乎。况且生於太  
平之衢，遊於帝堯之野，陶陶乎往閑閑乎來，擊壤鼓  
腹含哺而飽，飽斯樂樂，斯歌歌斯為節，為韻，為詩。至  
夫名山大川，足跡無所不至，觀魚鳥吟林澤，即所友

率以文會者，既已異於衆庶之撰，雖無意乎求顯，亦  
倜儻非常之奇焉。可止哉。江山人隱于嵐山十年矣，  
以詩稱焉。蓋其為人天真橫出，蟬蛻方之外，故其詩  
也身與之化，觸機立應，不啻承蜩，其幽也道流僧侶，  
無乃友之所輔乎。其奇也大嶽巨川，無乃神之所助  
乎。其觀物寄巧也。草木風雲之變，鳥獸魚鼈之態，其  
將奪造化之蘊乎。夫詩志也。山人固惡夫飾智沽名  
者，則其詩也以隱隱，而其興不可以止，則其隱也以  
詩。此其真也。未易引繩墨而論。今年乙巳，山人雲遊。



而東東都措紳莫不欲見山人者先是余已通問稍稱其詩及見其人果如其詩山人已以詩聞又以詩而世知其隱隱固不可聞而人獨稱山人者則斯集也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集名曰樵唱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七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

平安縣青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而北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其滕元啓維迪校

記

脩真齋記

河內佐元錫語余曰故邑寡大夫松堃王倪築特室於其宅之後圃命之曰脩真乃因不佞請子為之記蓋其齋方不盈丈華廬松楹叢如也側則佛龕書庫

南郭集初編 卷之八 記



其具是已。它無長物。前鑿蓮池。有華樹。蔚蔚乎繞焉。頗好書。愛僧。每有暇。寢臥其間。以為靖思之處。齋中典籍。繙閱旁午。乃二三緇流所善者至。則左携石琴。相得驩甚。遊觀不外求。必於此中。即所觀南海維紀州西北通于泉海濱。維錯。又有天河長野之水。長野者獨繞邑而近。北流至大坂城。其山則葛城金峯亦五畿之間。一名嶽也。乃隱天而出。其南東東極目而北。即生駒當摩諸峯。莫不盡獻奇我方內。此其槩也。王倪為寡君治邑數年。蓋不下堂而使士民就閑燕。

忠信結於上下。百姓賴焉。數病。謝不許。猶日醫藥。自扶以視事。寡君亦特寵。不埤益。令省其思慮。以故得多優遊。齋中以自娛。不佞蓋特言其小小者耳。願子為我記之。余曰。夫記者。吾豈敢。且夫越人之射隴西之游。人於其所不知而失焉。乃昧者。層受不能察。無形於千里也。不佞惡能任其事也。唯是以余觀于松塋。君賢哉。可坐而想。其猶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樂也。今夫得其君。行其政。醇醇乎無為。亦惟事上以之。接下以之。有成養覆。日以引恬。猶且謂與其有也。寧



無與其進也寧退夫然後不居其華強為之容即事  
事事其所無事反衍以寓諸庸也無益損乎其真燕  
處超然有餘裕此其於從政也何不可哉乃邦之榮  
懷亦尚其君之慶大夫其可射思老子曰修之身其  
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深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松桟君其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雖然是亦妄言耳君妄聽之可也夫  
記者吾豈敢元錫曰若是則可以為記請勿辭趣之  
遂乃略陳其事塞責云元錫從其君數至東都與余

善松桟君名勝就王倪其字

棲仙亭記

棲仙之所臨廓乎赫戲哉從列仙戲窮溟飄飄絕往  
者此地乎東南極海神岳所濫也垣周者房總乎連  
山隴屬函一天池豁如也遠而望之波浪渺哉滢滢  
與與若光若滅陰晦陽明風開雨闔倏忽乎以變風  
飄鷗哉鳧浮鶴翔其岍涯則連檣森如百尺解綃亦  
萬國所會也左緣廣斥邪連洲渚數百里而來樹如  
薺漸邇漸大以至乎此也瀕海宮巍巍乎麗哉崇墉



烟哉離館別寢映溟渤乎煥如諸邸夾而南南至品  
川百屋撲地綺紛其間五民攸居四會五達車挂轡  
人駕肩殷殷軫軫不可盡狀亭之所基嶠嶢乎聳哉  
仍增崖而俯瞰通溝鈎曲若一匹練為帶其下閭閻  
維錯圍會萬重其西北有竹林是為地仙居亦此亭  
之所縈紆而若壺中然此其大較云東都城南出郭  
西折數里曰麻布第舍邑屋雞犬相聞蓋又盡數里  
則近郊也里有古寺院名善福以大刹雄其地里有  
多屬焉亭即其山上也亭之所名蓋故老相傳在昔  
真人自此上升然年代踪跡不可知也姑闕焉耳人  
以其在都會也近而易之余與同志一上之爽然有  
望仙之懷而悲其不反遂繫其所觀作記  
猷廟嘗遊觀于此地乃一臨焉傳以為榮猶尚以勝  
境也

懷仙閣記

雲夢越公之居自堂舍門廡室屋庫與厨外無容數  
畝蓋賜第也公乃梯一樓而上掃除以為披圖書若  
會群知友之所縱橫丈有半者三書籍數卷筆研而



已既而同人來飲飲則杯盤旁午人惟所適有臥者  
有起者有盤礴者有舞且歌者有嘯者笑者視而莫  
然相忘乃謀所以名之於是公乃歛容而言曰以是  
貌諸室非敢為名願藉諸君之一言或曰僊人樓居  
請以懷仙公曰吁叢爾之陋豈有列真之能至哉適  
有小鳥翔翔於簷角之下尋常之間恢乎唯樂或起  
而揖之曰瑤池之使乎將毋敢請受命鳥固口不能  
言乃使服子對曰唯唯否否夫僊也寥廓忽恍不可  
知己必且哈霞殫氣而已乎必且鍊形色而膚若冰

雪而已乎乘龍跨鶴飄乎冲天而已乎必且東窮方  
壺西窺崑崙帝之圃而已乎有所必斯有待有待斯  
有為小固可以大近固可以遠必也必於無所必適  
於無所適嗒乎其相忘乎綽乎其相容乎紛緼乎無  
所終極子惡乎知非夫逍遙之墟乎座客顧而笑乃  
相和而歌曰嗟來僊乎孰能相與於采真之遊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不畸於人不畸於天謂之達僊樓也  
謂之閣者蓋小而大之也作閣記

快哉亭記



蓋此記也。肥後人墨君徽命之矣。亭曰快哉亭，所在  
曰惟適園。園其君所賜，以為君徽父中瀨翁游息之  
居。而君徽兄為營焉，以名焉。按圖狀六勝之觀環焉。  
嚮亭西距二十里，乃隔祇山之坳，棟宇出於望中之  
頂者半，蓋藏王祠也。陪乎國都，作鎮於近，以其肖和  
州芳野，因呼作金峯。其崖峭千尋，牆立而碧若深。曰  
堆青嶂，一也。繇園西長谷之界而北，復折而東，交護  
國之阜環岡，植白櫻樹數百株。至春華連乎如雲，曰  
聯華岡，二也。特起乎東方者，阿蘇乎。蓋山距城百數

里，翼然高居，亦九州之間一洞天也。頂上神池紫煙  
日夜上蒸，天其間靈怪不可殫狀。沍寒甚矣，雪積則  
歷時不消，曰積雪嶺，三也。肥之前有溫山，人稱海西  
芙蓉，蓋封外也。西百餘里而望之，其奇猶尚如摘，尤  
奇於日之夕，明滅來射，曰搏霞峯，四也。園東十餘武  
有溪，沿前坡而下，其水潏潏北來，乃石受焉而鳴，鏘  
鏘曰漱玉溪，五也。漱玉以內，又有一小溪，邊於園之  
東南而曲，至漱玉乃夾坡雙流，小橋通門，月出東方  
光先至焉，漸乃盈園，曰度月橋，六也。惟適園距郊數



里在久末村之後，又有春日田崎二村而夾焉。背西面卯，左城右野，野而隣于園者，為稻荷古神祠，巨木森然，稱靈區焉。園凡五十畝，廬舍居五之一，其餘則卉木篠蕩，花實蔬瓜之毛不盡。記云：元喬曰：今之士大夫，世祿於諸侯之國，無異於三代之盛。至于海內，晏如四郊無虞，猶且干城腹心，家相屬焉。國相屬焉，以環拱天下，自養老育幼，外宮室衣裳，翕然和樂，其惟所適而綏其福於數世者，豈唯倍蓰，蓋當今天下之殷，莫所不瞻，則以及國，國以及家，家以及父母兄

弟萬子孫，亦惟干城腹心相屬，以享其福。即中瀨翁事其國，其世祿之嗣乎？園池之樂，其唯其君之供億是饒，退食以休，優游卒歲，方夫披襟之時，所謂六勝之適，若其身有之，決乎大國，其尚雄風之餘也，豈不快哉乎？豈不快哉乎？曰：快哉者，先是物先生為君徽題，以與之，遂扁名亭，余乃據圖狀，具列云。

論

在中將論

牛門分題

余嘗讀在中將所著，想見其人，與行事，而其人與行



事也則余不欲論之國史稱體貌閑麗放縱不拘舍  
是它亡所考也則所著其人與行事亦唯若是而已  
夫在中將者詎違哉其文也不假追琢而巧為微辭  
乃託古昔鄙事自述諧語日出割名嫵婉盖亦穢德  
玩世之徒豈可引繩墨而論哉或曰此未必盡出在  
氏盖寬平宮人伊勢所補不然何以記中將已後事  
又且往往發其私斷其語乃題曰伊勢耶或曰在中  
將屬藁伊勢受之參是於理或然然莫知其然否如  
所編萬葉諸書古風固已所傳因以離辭焉勿論其

自作與否即極變化著作一家何其英瑤也至如其  
好色牀第不修世固病焉然觀其世唯宣淫是競一  
時貴遊子弟乘危垣望復關者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則習尚之使然也乃病其風俗乎可也奚獨責在中  
將為媿首哉昔司馬相如自作傳叙其臨邛之奔且  
文辭靡麗不為行蔽古之人乎亦不足怪已後世刻  
剝之流好揚惡德令古人無所容足則莫取諸風雅  
也和歌者流家傳戶誦而不問其人可謂厚矣且夫  
貞觀之世政自舅氏公卿用事者莫不出一姓者其



它雖諸王宗室執與群下上異况乃野王之戚阿保之緒何所望當世子於是其仕進也未嘗與國家之事洋負優游不循常貫惡知非穢德玩世陸沈於俗之徒耶夫小野王矢志自匿也紀氏雖微亦傲世不改其樂也乃在中將之周旋其際締交款曲終始如一豈不偉哉假令在中將無不軌於正義蓋亦足多哉綽綽然佳公子也雖然余也獨愛其文故曰其人與行事也則余不欲論之

自其與二源論

源大將軍賴朝與其弟廷尉義經俱起自山東伐木曾氏討平氏中間三四歲終能成霸業而天下密知也而廷尉之功居太半云幕府官亞三公位至特進坐領大將軍而身總方伯之權未嘗出帷牆令行天下其威極矣獨廷尉則勤勞于外數歲脛毛未生而身孑矣何哉夫幕府所謂長頸鳥喙耽耽者也深忍而少恩錮親族鋤雄俊則毋論已即以鷹犬視廷尉縱操之御固在其手夫廷尉之敗也不幸然鳥兔既盡矣而能恃其功乎猶且鉤其爪鋸其牙當乎天下



密如之後則亦廷尉不自省之過也蓋幕府之度亦大哉天授也何以知其然也初平氏之衰也諸源並興郡國士庶莫不欲搴赤幟樹白旄而方此時才度人望推以為盟主則僅伯叔二公而已伯叔初無尺寸乃勃然一麾八州之士不期而會駢駢如乃日夜累糧負弩重繭而赴之猶恐後也既而網羅天下群雄因使叔氏將焉往擊平氏左右股肱舉而委之旋旆黃灑坐觀其成被矢蹀血之勞非多而恢復之功歸已天下已集其威益震掌握兵權政是之自出四

海之大靡不翕然誓服其人力之能為耶廷尉已率百萬之衆智足以出奇勇足以摧堅仁足以得死心今行謀成攻取戰勝輒莫不如意卒滅大敵禽獲將吏以下數十人奉璽載捷振旅而還何其龍蛇也是時廷尉亦驕以為幕府處矣斯其功伯氏也大矣即兩天下有其一自憚哉然及閉關於鎌府逐跡於京城寘於西州餓於芳野乃去而北北圍乎三關幾死乎兩越間稍為寄公于東奧幸有秀衡秀衡死而諸子瓦解於是龍蛇之威亦單矣螻蟻相聚制焉止如



南齊書 卷之八  
之何悲哉夫廷尉者非有大逆困道所經郡國非有疾怨然一旦失路陷阱塞天下岌岌乎累足且不救何也夫幕府伯也廷尉叔也不兩雄理也夫伯而雄邪叔而雄邪伯而果雄則叔欲不雌乎不可得也天下已為伯氏民且左袒其雄則雌叔而不容豈非勢耶從奔者十數人率關張之徒耳勇猛則有之莫能為也於是乎攘臂桎梏之間亦晚矣且也景時之諸鎌府將吏相與為之側目切齒而稍稍欲白其冤然竟不敢白也則彼輩豈一仰其眈眈者輒喘喘色動

自救之不服耶夫幕府豈不天授乎夫幕府魚肉廷尉也必旦夕之則固易易耳而且逐且緩者蓋微哉其意謂試之諸國諸國必不受必不受彼乎則是從吾也夫然後足以觀遠方服邪不邪則諸國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奧之州瀕東海僻遠尤大自古稱難服也則幕府雖外托死廷尉之罪內已吞而盡之也廷尉入奧果落其術是以秀衡之骨未寒乃因其州人亂舉而滅之如轉掌上物秀衡老矣亦在其術中而不自知者也景時以三寸陷廷尉報其睚眦獨



西華集卷之八  
十一  
以為遂矣。然彼豎子耳，又何知。雖適因之得，固在其術中者也。由此觀之，幕府實眈眈者也。而亦天授也大度也。雄也。廷尉為雌，可知已。是雌雄之辨也。雖然，叔氏不興，雄且晚。叔氏不斃，雄不得其為雄。而叔氏以其功而斃矣。則叔氏興者，不乃為伯氏；援者乎？叔氏斃者，不乃為伯氏；幸者乎？伯氏雄者，不乃為叔氏。不幸者乎？噫！夫廷尉之敗，則不幸也。亦不自省之過也。雖然，廷尉古良將哉。屯迄于今，憫然惜其功。云幕府之季年，諸將相為亂，且至其嗣。兄弟相戮，三世而

絕。豈其餘殃乎？詩曰：宜兄宜弟，吁亦難矣。

雜文

擬江因州答源廷尉書

因州刺史江廣元頓首再拜。廷尉源公執事。伏聞執事以不協於大將軍為憂，乃忝命僕以解執事憂。書備至矣。匹夫感激，猶能阨困相赴。僕雖怯懦，敢不竭力。然凡事固有因也。其不可奈何，則非僕之所敢任也。僕陳人耳，假令抗顏為一言，豈儒之語焉。所益哉。乃以僕為足解執事憂乎。雖然，僕又竊有為寒心。則



抑心所為危亦以告也故敢犯諱忌陳其略爾時執事之西也一戰戮朝日將軍遂進討平氏陷一谷襲八島卒大勝于長門殲餘孽於海外出不數歲而大功成矣當此時上則天子提三尺而西顧怒中則大將軍日夜坐廟堂而計畫下為齊民驅群凶也則執事之勤勞固宜然抑何攻取之速也夫執事用兵艱險不避風波不懼擣虛擊不備又與士卒分甘同苦三軍莫不泣涕赴矢石如歸以故所率士不一失大敵既掃地外之爛勤王之勲內之報宿世之仇非

執事英武孰能如斯者可謂天下萬世大功也始僕竊謂士能一日若斯曷憂其後雖然執事賢公子也必能盡歸功大將軍必能翼翼自抑毋驕恃力必能以保安全也欲以是為執事賀不覺起而躍者數日矣不圖執事自旋旆之後驕色益甚遂致跋扈至此也僕未嘗不悵然自失夫赫赫者易滅隆隆者易危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昔者武安淮陰功非不大名非不高而適足以為害身矣是可以為執事寒心也夫王剪數為乞貸則秦王弗疑蕭相國賈



民田則漢祖高枕此二子而功少於彼耶自辱自汗以居焉何也知必至也噫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真智哉且聞執事有寵於聖上乃陰以為關以西吾分取又聞在關中也漁色入府左右所嬖公卿子女至閭閻善歌者數十人或取平氏虜女最愛之非邪今諸植耳者謂括糲及米不為難也執事其謂是何夫功大志驕王蕭之所不為也即無遺行猶且危矣今執事如斯而能為可也何有於武安淮陰之事也始僕以執事為智也今也然後知執事非天下真智

者也來書曰睚眦執事者云云是固也然執事憂則彼之云哉其之言曰大叔身負不世之功挾天子據關中且曰天亡二日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叔等略若神麾下諸將亦皆所私服又左右多豪傑是養虎於柙外也一旦不虞恐將不利於大將軍大將軍幸賴威靈以患其奈子孫何睚眦者從而為之辭則是已然今驗之執事所為執事其能以為盡誣乎且大將軍至親也寬仁也豈唯烏合小臣是厚而遽以薄待至親也由此觀之有睚眦亦危也亦危危哉危哉是



僕之所以甚寒心也。若夫傲然不改，且令睚眦之言有效，則危哉！又大甚。夫大將軍心極為難知，然有意乎所以待執事者，蓋欲少抑而處之安地也。已亦不欲若京城段之蔓難治也。古人有言曰：禍之生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夫明可為乎，可為之始，則福從，惑不可為乎，不可為之後，則禍從。病者飽食，腹悶而責之醫，亦惑也。語曰：語之至者不能載書，今執事病已倦矣，則內省自診，而事乃可知已。

擬平維盛絕命辭

運餘皇之容裔，分汎洩洩以擊汰。望陽侯之滔天，分遭繫擢而留滯。諒長夜之不旦，分夫惟余心之昧昧。曼增傷而潛寤，分喟反側以掩涕。既罹時命之顛覆，分固知余生之末造。遭木蘭之改裁，分不固根之乍倒。羌重介之無益，分何察機之不早。豈憚余身之被虜，分悲墜緒乎中道。汨余決心，其將去兮。搖輕楫以遂往，指上流以溯洄。兮潮澎湃而混漾，仰明月之麗天。兮竊自誓乎朗朗，何浮雲之無度。兮悵遲遲而慨慷，朝吾赴於南浦。兮躋高岡而少留，忽望中原之逖。



進兮哀上國之多仇虎狼入邑而傳翼兮又有暗暗  
之弊犬惜瑤臺之丘墟兮孰云疇昔而偃蹇思美故  
都而不得兮終丘首之多違紛吾系夫帝桓兮歷十  
餘世而揚輝夫惟炎德之勃興兮固懼天極之所歸  
考乾乾以惕若兮獨緝熙而慎微嗟祈命之不修兮  
亦審帝之不吾濟昔錫余以佩刀兮豈惟兵鈞之為  
帶鐔陸離以玉鳴兮飾翠綠與火齊余既受此遺德  
兮恐日月之歟逝知繼及之可奉兮寒吾抑志而抗  
節曾執轡之非其人兮雖有騏驎其焉縶余將輕舉

以高翔兮庶靈宮之依佈裁雲裳而椒裝兮麾朱鳥  
以南嬉夫何下土之杳冥兮上鎖天關之疑疑夕余  
憇於熊谷兮遭壹息而志憊夢帝告余曰馥烈之萎  
絕兮女周流而焉邁忽髣髴而寤思兮邈迷惑以孤  
疑登南州之大墳兮日曖曖將崦嵫悲群鳥之覆巢  
兮矰繳紛以設機遵江海以望予兮壯湘纍之造思  
觀長瀾之淼漫兮世又安知乎余心願令德不身與  
兮墜淚霏以浸淫

戲題高雄山移文



南齊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十六  
宕嶽之邊雄丘之巔洞靈集矣鳥揚副焉移檄山阜  
聲罪風煙夫以飛遊無悶考槃自處匿跡物象絕景  
儔侶恬淵泉而龍蟠眇峭岬而鶴舉蓋金玉之利不  
能為撼王侯之貴莫之得與是故牽犢頽川負石盧  
水南首崆峒而高枕東遊扶搖以拊髀強著書於將  
隱悲藏龜之永祀上世而然也下暨釋氏道流莫不  
或宇峻巖藉遼野玄通寥廓懸解蕭灑謝染心於草  
堂排雜想於蓮社豈有濯纓反滌振衣復緋幽讚翻  
倒玄教散渙詭行頭陀而徇華僭號必藹而好亂醜

莫甚焉近有文覺嘗稱狼戾搢紳關革桑門蚊蚋雖  
詫隱於西臯乃飛魂於東裔本無丘園之性安待束  
帛之幣然乃旨我谿壑我巒假雲壑而馳誕纂石室  
而偷安我松栢之獨貞彼蕭艾而何謾其始則掛錫  
道樞繙經妙門支荷為褥薜荔為垣倚筐牀而有聞  
顧蒿徑其止痕將謂上仇神仙旁拉清潔千歲不為  
壽萬物何足屑餐沈澗於朝霞漱瓊藥於夜雪至其  
虎視乍迴豺聲一振指動世味伎憺風塵雞尸激霸  
狗盜干宸逞張儀之存舌偉范睢之脫身陋于木於

南齊書卷之八  
雜文



河上挾申徒於海濱於是傷我高岡之汚歎我幽谷  
之空攬萋草之有覩攀叢桂兮如憐畏譏麋鹿含垢  
罷熊受哈既夥解嘲益窮遂至並峯分竦下泉逆流  
風幔悽兮涉日月帳皎兮背秋孤林不賞斷雲誰愁  
是以谷響咽而徒哭山影顧而無情過納偽逸之蹠  
惡聞假遁之名舊好永絕往盟靡成寧知將欲企踵  
廢徑回首荒磴再躡霜雪重倚藟藤雖狂夫之為妄  
何靈園之無懲若夫台山之神巨峯之伯從目魁顏  
曷鼻蹙額張鉤牙奮鉄翮烏喙而金冠獸身而岸幘  
及木魅楓鬼夔魑方良閃屍如見倏忽以常今各宜  
協其勢同其怒拂影石水潛耀珠樹收白雲于重岫  
吞青霞于前路要囂塵而不揚逐穢趾而無住則山  
阿長清蘭蕙復馥雪耻百世遏謗四域匪惟我境之  
也難庶亦諸嶽所匍匐

銘

為人銘藥囊

鞭之楮兮維草在野采之者聖乎黎民尚無疾病哉  
于以藏之于筐于囊攜引鏡石誰不以湯液民之僕



蘇無不依也無不依也

守秀緯筆銘

彤管有煒其直如箭相在爾室簡牘維幹詢美且思  
又突而弁君子恭默此焉命辭誰代予言自天賚之

銘越君瑞書案

穰彼南畝農夫之力維此替古不懈斯得築我塲圃  
匪忝匪稷冀予日新富有萬億

墓碣

東野先生碣

初徂徠物先生以今業創起東都也人或徯以不誦  
未之能信其為名高來見者徃徃不達其意而師悖  
物先生乃謝曰即履滿戶外何益也蓋數年而有滕  
東僻東僻下野人諱煥圖東僻字殆東野先生少為  
學精敏有大志既冠乃歎曰丈夫生逢升平可復為  
介子博望乎詩書雖缺然庶幾哉幸而不朽雖筆研  
足矣遂游諸侯不遇而會物先生為社及來見則大  
誦古文文益進物先生亦叩兩端而厭其意稱若得  
一敵國時唯有周南縣生相與切劘而復古之學隆



隆日起矣。何。今諸公及元喬聞物先生善養才，盡  
往歸之。至則東僻既已入室，雖諸公哉，每稱說不啻  
辟三舍而東僻亦謙虛以先之。由是文學之士彬彬  
日益衆。云東僻嘗謂余曰：吾事物先生，豈為耆艾年  
先而然哉？顧千百年復見斯文，東方者非今日而何？  
今世多稱物先生，收才諸公亦由此益興起者，蓋以  
東僻為稱首也。東僻善音律工書，又通象胥家言，凡  
所學莫不兼究。屢窮困，而其待親戚多可稱行，其狀  
并所系諸公誌傳具是矣。享保己亥年三十七卒，悲。

夫夫喬也不佞，昔生則各言爾志，今乃銘之，亦惟執  
友之義云爾。如其不朽有遺文矣，是則東僻哉。銘曰：  
維時文籍貽之下民，胡而忽兮庶幾列星哉。神也。

故法橋林菴吉田先生墓碣

先生諱宗山，姓吉田氏，出于江之佐佐木祖某，號祐  
益，娶德善院玄以之女前田氏，生一男一女，男慶也，  
女遠，長谷川某，初祐益為江之貴族，遭亂稍衰，  
神祖時前田氏侍太田夫人，夫人水戶威公所母也，  
祐益因仕于威公，業醫，賜采地若干，卒前田氏為屋

西平集 刀部 卷之八 墓碣 二十



曰日圓太田夫人嘗有功于  
猷廟前田氏與焉每出入城中眷遇無比云父某號  
慶也後襲曰祐益仍其家號加食邑娶某氏生二女  
長違有泉某次配先生先生實伊兵衛某之子長谷  
川氏其先越前人為外戚所養遂冒吉田氏慶也卒  
先生嗣時年十一歷仕威公義公肅公元祿中叙法  
橋朝干京如例云先生質直奉公無私元配生三女  
其二夫其一違長尾氏元配卒再娶兩宮氏無子子  
外戚戶次氏名訥言字子敏今慎齋先生也林菴先

生以某年九月十六日生享保辛丑三月四日卒年  
八十七葬于武州豐嶋郡谷中大雄寺銘曰  
寧哉窀穸子孫其堅如石

義叟氏家君碣銘

享保癸卯八月五日義叟氏家君卒君諱有忠其先  
出自藤氏蓋濃人常陸介卜全之裔也父宗真君諱  
有次母芝田氏宗真君自寬永中既已仕姬路侯姬  
路侯二世而移郡山又一世還姬路君自郡山時前  
後從之禮待日優為國相食祿千石元祿中備之松



山國除姬路侯奉旨正其經界君從監焉先是松  
山地入五萬石於是得入十萬石事聞於官特賜  
君時服白金有加後每有丈量事吏皆取法于君云  
姬路侯即世子侯嗣移封越之村上君既以重職竭  
力奉之一藩得依寶永己丑子侯亦即世以幼無嗣  
國當除君密上本多氏有大勲勞數十事悲泣以請  
官議特令今古河侯奉其祀君事如故更封參之川  
谷又移野之古河正德乙未以事去古河凡君身歷  
仕四世六十年居職二十三年其間從移封者四君

為人淳朴而廉嚴絕賄賂雖數移士民悅所在稱為  
賢大夫後上東都北郊而居亦稱隱君子以終故孺  
人長澤氏生二女一男名博芳即多宮長女遠遠藤  
直正次夫長澤氏先君卒再取小出氏亦先公後取  
今城氏生二女皆幼君以慶安己丑生至卒實七十  
有五葬武州麻布邑曹溪寺平安服元喬銘其碑陰  
曰  
百里命六尺孤四世輔國可稱古大夫綽乎隱孰知  
行藏沒而刻石終焉允臧



雨宮氏墓碣

雨宮氏故林菴吉田君配也常州水戶人考某妣榎  
本氏舉族仕水戶食采雨宮氏歸林菴君于東都稱  
宜其室君卒嚴有母儀享保乙巳七月既望終于堂  
年七十有九葬武州谷中大雄寺所子慎齋君建石  
使余銘余善慎齋君銘曰

君子為兒母德可知

祭文  
維享保四年六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友人服元喬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故處士東野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夫何一哲人兮離萎絕之多隱祝犁配于淵猷兮  
惟甲寅君以殞伊予欵而號泣兮執疇昔之友誼詒  
香蘭之結言兮何緯繡以忽棄悵皇天而嘿嘿兮心  
惚恍以流淚誠覽君初而悲君心兮屯遭抑厭身亦  
屈夫志縱兮紘乞以怡懔兮風雲數濯遭此不造父  
兮溘以朝逝兮母兮奄其夕死哀天只之釋女兮孤  
坎塲以改恃佗人礪以易怒兮吾忖心齊夫奴婢遇

維享保四年六月壬寅朔六日丁未友人服元喬謹  
以清酌之奠敬告故處士東野先生之靈曰嗚呼哀  
哉夫何一哲人兮離萎絕之多隱祝犁配于淵猷兮  
惟甲寅君以殞伊予欵而號泣兮執疇昔之友誼詒  
香蘭之結言兮何緯繡以忽棄悵皇天而嘿嘿兮心  
惚恍以流淚誠覽君初而悲君心兮屯遭抑厭身亦  
屈夫志縱兮紘乞以怡懔兮風雲數濯遭此不造父  
兮溘以朝逝兮母兮奄其夕死哀天只之釋女兮孤  
坎塲以改恃佗人礪以易怒兮吾忖心齊夫奴婢遇

祭文



帝乙之筮吉兮歸良袂之妹氏固顧室而懸磬兮并  
朝餐而當誓伯猶待儲夫厥家兮君頤頤以禦侮紛  
族人之警警兮何獨君而靡倚既字招其應蒞兮聊  
報志乎懸弧遵書圃而翱翔兮察章畫於前圖逢耆  
德於泮宮兮陳蓄思而見字曰來予語如邈矣替古  
世莫之能知顧前脩其為理兮傷微言之磷緇未  
俗之溷濁兮競時容以並馳固衆口之贅眈兮何憊  
鮭而離跂痠紛紛而節解兮聖謨備以愈離謂蕙蘭  
以為臭兮噤莠言而屬辭藪誥盤而咭筆兮退顧難

而相疑豈魚目之足貴兮燕石碌以充幃吾觀太上  
之道紀兮聊揚志乎所歸羌夫君之昭質兮忽遵路  
而改求竭颺颺而劉覽兮汨滅輟以上游拜重華於  
二典兮仰夏后於九州雅頌洋其盈耳兮洞太易而  
達幽服素王之玄訓兮感獲麟之所由吁鳳鳥之不  
至兮賴六籍之有脩右游夏而左左兮挈伯陽與莊  
周從靈均以攬祛兮鳴瓊佩而周流衆衝菴以來御  
兮紛凱麗以尚羊羗結撰之至思兮綴纂組之琦璜  
解連環之詰屈兮碎琅玕而為張屑珠蕊而咀噍兮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  
勻瑤漿以實觴口氣氲其玉振兮爛暉暉而吐光君  
獨窮年其將飽兮何司命之不常決通塞於靈氣兮  
訊幽人之貞吉蹇遑遑而中辭兮竭解珮而棲逸顧  
高丘之嚙從兮拾玉芝乎旭日採蓬桑以為樞兮築  
環堵之一室衣薜荔而行歌兮沐蘭湯以馥馥芬濯  
髮而朝夕兮漸致脩名之茂實忽違棄而永逝兮鎖  
閭闔而深匿尋帝鄉不可窺兮沕昧其無極已矣  
矣不歸哉吾將俯羞而墜淚沛兮陰雲曖曖而心益  
盡神兮安在尚饗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八終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與滕東壁

不佞愚夫失於足下數年矣亦不足言乃今區區願  
執鞭何以致效足下向在藩中德音咫尺此時而猶  
尚不締一日之好尋且謝病則反辱今日之誼不佞



西華集卷之九  
於人倫謂之何近藩中有司議致廩蓋來夫子有請  
云亦惟不佞末列力無尺寸唯是藩中先時不足下  
用今且俾足下僕僕爾亟拜五斗有愧哉泄柳申詳  
無人乎繆公之側

答東壁

疇昔之飲不佞亦不自知在敝廬中得非足下辱臨  
之誼興必因人至者乎即常調蓋道可忘而得不期  
而然但煩闕擊鮮豈不猶謂恩我為哉愧之耳然以  
不佞量之設令侍酒王公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入  
云坐云食云飲云則八珍百膳足下豈願之乎枯魚  
濁酒亦恃足下無相疑耳書辭懇到何以當之

答吳雪

前既得聞未報不佞狂愚為甚何至書及詩再辱相  
勞邪即不佞矍然知自新想師歸山以來高興亡不  
可也何乃可忍俯視塵土而不佞一傲吏無所借交  
當世亦惟師無斁于我則以此為自重故態時發遂  
至開馬失候賴師愛我知我乃今以安焉亦不佞狂  
愚哉賤軀仍舊幸勿見怪洞天師無恙煩師一致意



與江子微  
不佞雖孤陋，不可言。未嘗知足，下則不得不裁書。足下也。蓋自吾祖來，翁主盟斯文，獨於京畿間隱然。干城吾黨者，子邪？乃二三兄弟抵掌談于一堂者，稱足下不已。即不佞如元喬，亦不自訾，忝得從二三兄弟之後，則不可言。未嘗知足下也。知而信，信久而私竊慕之。惟是遯矣，西土之人即知而信，且慕之。何以得一聞聲，效則不得不裁書足下也。聞足下去富之鄉，卜居西都，夫西都於何不有也。自金城萬雉，曉闕

曾宮暨九市，百廊南望北眺，諸極觀者幾何，即所游。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幾何，維民之所止，為能相聚游戲者幾何，不佞家本西都，幼所習固，以槩云愉快哉。子徹足下，雖然此豈足為知足下也。惟是以余觀足下，則中原鉛槧之役，何可使一日無其人如足下者。乃二三兄弟稱不已，即不佞知而且信，亦庶幾有望于足下哉。不佞屑屑斗筭宦游，無成眇焉東海，一介生桑梓，不忘日。歎歸與，已然。佗日非遠，或得一週旋斗酒相勞，則亦未可知也。幸勿遐棄焉。昔有貴鄉



耆老清水丈人丈人自云姓本入江偶同足下所系  
未知足下族邪否乃丈人余父之執而亦嘗辱伯姪  
之誼其庇是賴今也墓木已拱矣惟聞有其孫依舊  
稱焉不佞二十年間每一念之未嘗不愴然悲丈人  
而想見其嗣矣卒爾及茲冀有見示不則亦惟不佞  
其尚審問之志也果然則亦惟不佞知足下于斯文  
不愈益信而慕乎小詩若干併裁此書以致頌蓋之  
效也

與東巒

出處亦大矣然自我輩視之即祿利亦惟陸沈近乎  
玩世玩斯傲傲斯見愠奈何以野心不可馴之性能  
自欺以持久側目之間乎群有司見以為等濫且斥  
固當矣方今得全首領而歸郊野遂其騰躍奔馳天  
從之願可知也足下恒言官為俗物不佞今乃得一  
當足下如何足下辭廩蓋同病或發事亦奇也散髮  
箕踞陶然相忘江湖之上而後知昔日曳裾益為俗  
物

答無文師



南齊集卷之九 卷之九  
日江上一晤則不數語師已飄然渡海而西遂不知  
別來有何狀乃欲起居者不果坐彌年歲矣適至俾  
師下問雖不遑慚愧然審師平安且蒙不棄則不佞  
心自慰耳不佞自己脫樊中若乃所諭則誠愉快也  
而一飲一啄尚猶不能翻飛覩然餬口此間亦自一  
閭里師在肆中者耳豈不佞意哉然是特世諦不可  
陳說息心侶故忍使師姑疑焉爾秋興八首特蒙高  
和夫自山中氣白雲變態忽作持贈之物非師之貺  
何以得把翫之為感不盡富士賦壯遊哉讀之使人

有欲探禹穴之心然其體裁也以古視今恐獨有所  
恨與且論不佞根判定焉夫賦之為作古之君子其  
尚病諸至乃論之談何容易要一二所聞可略而言  
夫風雅變以來於騷則屈宋是為正始蓋騷亦賦也  
至于漢司馬相如靡麗繁富大為一家祭如也宜乎  
其言作賦之心也雖子雲時四賦亦以似相如為榮  
其後則兩都二京晉則有三都其他遊覽紀行鳥獸  
物色以至宮殿之壯觀音樂之微妙爛然奪目者不  
乏其人蓋登東漢至魏晉其體漸變而其際作者何

南齊集卷之九 書牘 五



嘗不欲各極其伎且以凌相如踰子雲並有屈宋者  
然比之西漢有鴈行有隨行亦終不能飛騫絕塵也  
乃變其貌則其觀亦衰至唐宋則愈變愈衰無復可  
言者間如眉山赤壁何拘賦也即英雄不可以欺識  
者明三百年作者彬彬稱為踰古獨至言賦則僅盧  
次棟一人餘可稱亦唯二陸顏謝伯仲耳由此觀之  
賦難不其然乎夫賦不為則已為則長卿子雲即為  
之不及庶無以愧典午以上願師少上之然師所為  
亦足以觀昭明氏之化也吾師乎可以語已所賜楮

生日夜與毛穎輩密坐文房助不佞雅興謝若周  
旋洞天師請為我致意不佞及老少無恙勿煩道慮

答寂通師

維夏賜書則達自聖林師伏讀且審師雲遊峽中狀  
杖履安穩大慰渴望無論峽中諸勝靡所不遍即如  
芙蓉可捫則豈啻峨嵋千百奇哉計師興寄日不淺  
耳所惠書其他諸篇高古何似雖師杼軸乃爾豈爭  
崢嶸于諸嶽進步益上者令然邪乃不佞蚤夜以思  
所報而不報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蓋不佞竄伏草莽



雖稍似或違然以溝壑之分尚未填易衣并食栖栖日勞卒歲之計簡牘之雅邈如山河遂致闊焉仰違如不佞匪唯失計要路即高枕亦復拙矣聊且訴之師已非敢以是為解則奈何免怠慢之罪也諭云潮師推來翁文字師誠是也蓋翁吾道主盟即狂愚如不佞謬列社中未則熟之久矣潮師固知人哉至若推與不佞此過愛之甚其言具至矣不佞何德而處一於此哉又且師所采稱乃拜其辱然不佞奚敢當之若乃師所為文辭以不佞圖之今之操觚者安得

多為此辭哉即來翁亦時旁觀師文未嘗不擊節謂潮師復東夫潮師不亦儼然方外一名家乎師乃為難弟無疑也潮師前既俯就交吾黨墳苑如貫之盛於今觀之以是奉憶周旋于中原何日也師其不以丘壑為念則不佞之願也不立字家猶欲陶鑄瞿曇大藏塵垢之言何足為重師哉亦惟為說已者容此且啓已師諸作謹重委命敢點檢奉上拙和二首併上又有近作一二未脫藁今不呈云餘悠悠不乙

與平子和



嗚呼滕生逝矣今此子不永存者誰居文章憎命達  
乃知為天地一大厄嗚呼滕生吾與足下不如也亦  
知免夫近諸兄弟議立石不佞薄劣謬當作碑一拙  
文一題石安足令滕生不朽乎亦自滕生不朽耳惟  
是襄事匍匐誰圖斯人而今日有不佞等諸兄弟秉  
此役也為足下涕泣言之

與安澹泊

喬竊聞自大邦先侯憲章稽古修文獻於宗藩也則  
一時簪筆曳裾其間者亦皆彬彬文學君子即鄒魯

通藝之諸賢天祿考書之故老莫不兼收奚啻稱梁  
園鄴下之不及也乃朝夕論思以鳴其盛而至今緝  
熙不衰何其卓爾大雅也凡海內搢紳苟能抵掌談  
文章必稱大邦稱大邦必稱澹泊先生者實先進碩  
儒且其人長者也則莫不延頸思納從游之款者三  
十年一日也喬也雖後亦未嘗不私竊欽之喬蓋自  
在甲藩時嘗已得知於大邦君子今井君吉田君又  
有一二姻戚在則稍稍及問大邦之政諸賢之餘論  
愈益注望蜀之意云今年春先生適至自水戶則今



南齊書卷之九  
井君來語以喬文見采於足下狀且為喬計令就官  
于藩邸也伏念此或出今井君懇懇請託然喬瓊瑣  
何自得謬藉大邦大夫之賢者薦寵也乃君子愛人  
之厚曷敢忘之於時當馳見以謝且請教下風而少  
失趣且會足下發夕不遂也抵今恨之不獨失千載  
之遇一朝也且負不報之罪于長者也雖自責喬匪  
人亦知駕下無由驚策也蓋喬少不自量妄附經世  
大業之義徒期有成何圖比年以來犬馬之羸漸為  
伏疾事不違省百爾索然况齒已垂四十朽鈍之性

不悛加以落魄疎狂遂乃退伏陋巷即溝壑亦自分  
矣是以外之不足當王侯貴戚輸粟之禮內之不能  
砥行立名以為重鄉曲時或所著亦惟蟲鳴鳥語以  
寓飲啄之私而已過此以往於喬無足言者今乃在  
喬內自省假令有天幸仰沐大邦廣被之化得待罪  
於輿臺間固鈍刀之末終不能效用一割也况頑愚  
之質不曉事一旦率然有觸大邦典憲則於喬乎已  
豈不復為貽諸君子知己者薦非其人憂邪乃喬以  
庶乎寡過自信者是已則以此前已一再為辭今井



南齊書卷之九  
君既辭則吉田今井兩君子更愍喬狂愚乃為明陳利害且諭以大邦在宥之治為含生庇身之地益促喬起夫喬固非不變塞之士則十年庶幾之心勃然竊發根忘其無足采猶欲盪就吹竽之列謂幸如斯則足以償夙志且成諸君再造之恩也乃復稍稍訴之兩君子而今井君以報先生足下足下尚猶不見愠美意以撫存喬未已也然而時則易失今乃聞以東都館中已有中其選者更計令喬就水戶待命乃因今井君所傳獲一奉之又屬內兄鹿野以書傳

示益蒙足下委曲為喬故遂至就鹿野計先生足下何不遺之德一至此也即喬小人未嘗不蹶然再拜東嚮懸謝豈敢復有所陳為解哉唯是拮据之私有一二不得已者是以不得束身赴水戶以就辟仰違大愛益得罪于長者不知所言為懼唯是而已若夫喬區區願以初志終焉幸大君子憐察焉古人不云乎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雖喬亦知感知也今而再思前已不一望顏色益以為恨然不可以不報也故敢重冒怒希謝萬分并陳下情乃爾亦惟越



石有所伸之志也嗚呼親奉咳唾何日也不勝瞻望  
不宣

答徂來先生

伏讀示教子和赴三河以今日發矣喬不及一握手  
是為恨哉然聞一至門下告别矣亦猶喬一面耳彼  
州為韓使所過州侯欲特徵子和以行列國之禮且  
誇韓人以中國有人誠當矣此行也和一試其所蓄  
何唯珠履三千之觀也韓人簪劍亦將大慙矣愉快  
何如贈文謹奉命焉雖子和今已發然叱一驛使追

致之尚及之乎餘至門下啓

與佐元錫

甚哉不佞善病不佞以今月初偶得一疾不廁坐吾  
黨累日十六日起至牛門則得聞西臺君侯召至足  
下亦從焉恭惟君侯萬福大旆之所向騏驎騎從千  
里不留行是止論已且復奉君侯玉食之餘得與足  
下二三知己舉觴高堂則恭喜何如哉乃當走候第  
以新起冒風霜翌日病復發迄今杜扉而卧坐致歎  
恨然病勢特不篤豎則戒調攝慎勿櫛沐耳計不久



南齊集卷之九  
全愈造謁左右暫缺恭候聊陳足下已不佞善病則  
病非病酒也乃君侯間燕語或及淳于則請以是啓  
唯足下是賴

與徂來先生

不待函丈數日雪後雖若增沍寒吾先生興寄不淺  
起居亦可知也今日之集雪已消矣豈彼造物者猶  
且側目吾黨故收其色於大塊使人意不厭邪獨吾  
黨白雲不減其妍雖彼竟不能惜其秘是為愉快也  
喬之妻產期已近貧家之後代減獲而拮据者相仍

以故不得走謁左右奉今日之歡恨為甚也豈非彼  
之所憎獨於喬身縱其怒邪在喬唯命是聽彼所為  
顧少恩哉若夫先生燕居鼓瑟而坐一岡分職拾簞  
諸子屬而和者互起也則德夫伎憺從旁調柯亭竹  
以激其聲爽鳩之常和弄玉奏以其鳳鳴及子帥伯  
修各執其伎動聒人耳要皆吾黨盛觀也至乃越公  
子歌大冲詩乘興自神門五鹿崑崙壯氣勃勃千里  
一瞬以脚當馬即默齋不得默時時做漱石誤以見  
其真率子和狂奴大杯自罰酒後語言益為徑庭其



南齊書卷之九  
卷之九  
一  
佗卓公富風雅鳳禪師宛然華人凡此數者流俗之  
所不能窺而在今日其態幾許喬既已不得當一星  
亦想見其狀益新奇而神馳不停咄咄語笑不覺為  
旁人所怪遂乃書以代詣候併當談笑即喬之憤亦  
欲以是解也喬之家事孕婦壯健老母則手製襪襦  
嘻嘻以俟耳謹言先生乃慈愛之厚莫勞尊慮幸甚  
嚮所奉命鄙稿錄上唯先生處置是賴不勝悽悽

報西臺侯

舊年以來不走臺上宴而每一念其謬辱延納奉置

酒之歡心未嘗不恍然侍左右忽接手命自天降捧  
誦再三書則建安詩已飄逸李供奉不多讓然君侯  
雅量所固有今豈容揄揚其間哉伏想君侯自入領  
朝職夙夜在公政事埤益喬等乃謂天實憎吾黨有  
貴盛之資乎則朝之幸吾黨之不幸也披讀來諭  
乃知君侯之兼長不相妨害斯文也羽翼斯道何其  
至也鄙稿謹領猥受褒賞對嘉命赧然王詩和付介  
上但愚衷甲謝已非復傲鮮奴輩取捷之醜伏惟君  
侯諒焉



與越君瑞

士之居約蓋足成君子誼哉今夫所謂五交者則有矣王侯千乘之富損一夕費猶足以養天下士而見制於時俗不敢為者則有矣外託養士之名內挾其貴實視如犬馬者則有矣千金之家好為浮道務啗一飯賣其恩者則有矣古曰何知仁義即趨之者熙熙為利之徒已亦皆不可為君子道也僕雖一寒如此激切之情有所注則頗知感恩在彼不在此也伏惟足下誼素甚高此其世家不為不貴所承風而事

者不為不多而儼然辱而借交吾黨僕之狂妄猶且不遺自歡之始蓋已嚮之以為形穢咫尺幸獲顏色日承之則志願足矣詎意僕之無狀已闕卒歲之賞儋石懸罄妻孥淒涼遂至今大君子之仁心惻然憂之近五鹿生至則致以足下垂愍之意尋屬大凡先生重以云云乃悉君子知人愛人之厚有所折節且夫吾黨多君子孰不賢者孰不相謂知己者孰不欲急難相援者然及遭窮餓之厄則人人力之不給即欲為弁朝飧以喘息亦猶一勺之水注橫壑之魚坐



致涸乾孰可忍之今幸以大庇今僕猶且飽食談笑如故是非獨於僕蒙再造恩也乃六七兄弟未嘗不為之感動稱謝雖然君子之誼遠於僕觀其成竊幸之甚豈可以一二圖報哉即不言之感亦惟知遇是特耳書謝萬分伏請垂炤

與大潮師

自師之西于今五年靡日弗思即靡日弗思落落不奉一字何以取信哉不佞雖疎狂亦嘗辱師之知遇於我心有戚戚焉知我者其惟師乎罪我者其惟師

乎伏惟師西游之後興寄如何維洛之淚詢美且樂恐令師無東顧之心乎不佞今已倦游退伏草莽憔悴之態無可言者家無尺寸則鬱鬱為章句師食糗閭里以代緯蕭之勞移北里轉南門拮据蓬累突無遑黔誠賤丈夫之狀哉向者寂通師游學東都乃枉顧不佞於世諦中一語乃知於師有雁行之好未嘗不交臂而肝膽相傾遂結方外之契以尋師舊盟至今無恙敢聞不佞近移宅紫芝山下則與緣山諸苾芻日以文會也有素有上人者亦從不佞游頗好古



文今將之京乃欲納款於師使不佞請之介此書以  
至則願師勿見外上人幸甚不佞亦幸甚想師禪餘  
妙偈盈函不棄如聾伏乞見示春寒自愛

與鍋島蘭巖

大潮師東也喬猶一聞公之大名翩翩西肥良大夫  
哉已而大潮師西也寂通師東也乃三日則辱臨喬  
於塵垢中未嘗不頌蓋而故前是潮師蓋已為通師  
一言之東都有徂來先生者文宗也哉遂語及此即  
若喬亦叨社中未屬則不以下體時時顧以為喬可

與言而喬實無以自表何以當師之過聽乎唯是臭  
味苟同肺腑相示亦未必謝不敏遂得朝夕繼見形  
穢不自量乃稍稍知師則公之令子益聞公之賢也  
又竊見師所為志行卓異亦惟公之賢而令子所蓄  
其素固然也至文章之道民鮮久矣而師之緒餘猶  
能之今副墨者何可多敵於師哉及師見來翁翁亦  
目以千里翁則伯樂也其所顧不亦善乎唯是以喬  
所觀師餽口頭陀飛錫周游不常其居雖其道乃爾  
至學而習之者日不暇給即良驥恐非所以一試駿



足也夫師之道蓋無所借翰墨而師之誕敷其道翰  
墨豈相妨害于師道哉以余計之莫若公少留意為  
給衣食貲暨一二購書費講業東都五六年則其養  
可成其逸可馳而後世實可畏安知文章不足羽翼  
其道也願公熟計之來翁前已書以勸公喬亦敢布  
腹心喬雖不習禮未嘗有所修隻字於無因顧有通  
師在焉暗投之怒知免夫西東三千里以絲申執鞭  
之私所恃者書所致者心冀公垂察焉悽悽不次

與言而答有上人自來所以高僧六世師承也

上人發後諸法眷來語法體平安早已入京即蓮華  
捧足天龍擁護顧當然耳豈復跋涉為念哉尋接惠  
問益審起居多福既賜章服百爾如意加以上國游  
觀及鄉黨令族情話愉樂之狀非獨開緘拜辱且渴  
想大慰欽仰愈深不佞亦京人也至一念錫杖游戲  
未嘗不神為之飛承惠京師扇二柄不勝嘉貺乃不  
佞而受之有意哉上人賜之也法顯悲泣故鄉扇人  
情之所至不可已也乃使不佞一對此忽復潛然切  
鄉心則為賜乎為非賜乎亦惟上人知我之感足以



動人已敢不拜之賜聞前所託書辱致大潮師既乃  
結交誼想是目擊道存交態何似又聞上人所好文  
辭之雅至今餘力不廢釋氏一方干城哉至過賞不  
佞奚敢當之伏念大慈度世自弘都下善男女子圍  
繞渴仰第以時自愛勿疲津梁不佞母妻兒女無恙  
幸不煩過慮餘庇及闔家乃盡致之則相與蹶然遙  
拜屬不佞稱謝

答卓上人

賜書致自五鹿生恍如承顏色日者貴臨之惠未圖

報重以德音即上人愛我不已遠足以自責怠慢矣  
不佞教授不遑寧處日以懋矣初以為嬾人故態逼  
則益發五七日來診稍見焉誠不以嬾亦將以病乃  
驚而調護服藥不懈不令至深上人愛我不可不告  
今乃病已莫復煩過念此亦幸矣新詩數首賜與寓  
自焉病後三復不覺令人霍然分韻二首緼藉和爽  
鳩則古人善詭酬五鹿則清意可掬高者如從右丞  
游輞川卑者不下錢劉曷嘗令皎然靈一獨縱美乎  
當世哉即汀不至阿所好尚猶辱詢于芻蕘點竄之



古事集卷之九  
後不佞雖不足知和璧亦何可忍毀之哉謹藏之櫃  
中永珍焉不敢奉返望夜之約所背者有如明月除  
風雨之外謹當走謁謁則攄肝膽以奉歡也赤城先  
生令嬾新喪社中悲慘誰有深淺昨日弔先生先生  
無恙以告

答津宗榮

昨夜出飲歸家人報書間有貴价則燈下見十數頭  
鮮魚鱗鱗乎含尺素至拜跪開緘且呼兒烹之仍引  
酒隗然復醉頗覺有解醒之趣此遺也何啻雙鯉感

荷無休時諭近有貴恙令人驚悸讀至且日有起色  
之狀氣息初定釋然為慰而為一念久闕問訊不知  
起居胡不增媿罪乎如所諭與二禪師者談論竟日  
不知足下作何等維摩亦惟病後卧三昧是為一大  
風流不任欣羨第寒氣已至少加調攝勿以玄理羸  
體下問及老少皆仍舊拙荆十日前既免身其生如  
達子母無害幸勿勞過念

答有上人

辨中師歸自京齋上人書至方發函跪讀則中師且



西華集卷之九  
從旁重致以上人意懃懃不置坐得審起居根受愛  
顧之隆問誼懇篤何以謝之大文一本見示披覽翩  
翩宛如雨花繽紛自天上墜又如數百千天龍羅列  
會上詭詭怪怪不可殫狀乃不忽遺且棄使判定焉  
夫京洛多君子今乃遠寄委之亦欲使不佞自東方  
為之一證明乎此雖不敢當亦知不見罪率然塗抹  
一再行苟重塞命不知其非謹茲奉返簡在上人心  
聞大潮師今已辭京中師亦東矣不知上人寥寥之  
態何似方今子巨玄察六七子亦皆願上人之東向

日痕企望忍使緣山松樹久已西偃哉上人其念之  
所錫香菌不比尋常至之日即作一義芬芬如新發  
于山上審之中師所云米之乾之上人皆自為之雖  
愛雅之至不佞何幸得至以口腹煩上人可愧可畏  
不知所謝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九終函謝諸士人其念之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江都 望三英君彥輯

南部 滕元啓維迪校

書牘

報西臺侯

疇昔之命敢忘大惠今又奉玉音再拜讀之益知君  
侯寬政所庇施及草莽喬也小人不閑於禮亦獲免  
於罪侯夫喬也偷食無節可言其敢以不數於貴盛



南齊書卷之十一  
之門自為介乎抑古人有言小人無罪恃實其罪將  
特君子接已而無乃不共以見愠於諸執事遂以失  
特併敗際可之誼是懼是以東諸侯之盛未敢干進  
惟君侯好士賜盟舊矣德音孔昭視吾儕不佻雖左  
右諸執事亦皆憫其不肖莫之或咎焉喬既忘其卑  
屢入陪置酒之歡劇談樂飲自謂千載之遇布衣之  
游不若也今又重嘉寵固其不棄所天之命永矢弗  
諼

南齊書與越雲夢

平安

昭示喬子墨書

既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喬之無似不見擯棄已辱上  
客之遇且公所以為喬禦侮者至矣然人或謂同盟  
壹也兄弟不鮮喬有何功德特蒙公之友愛如是將  
何以為說焉公可懷也佗人之言亦可畏也若何

與烏歸德

不奉光儀春復秋矣非未之思也安得不懣然乎其  
室是邇其人則遐亦惟足下夙夜在公僕則日辱泥  
塗事雖懸絕均是鞅掌耳則不能屢見自貽伊阻不  
足相為怪也足下幸無恙是為欣慰已嚮所顧錫秋

南齊書初編

卷之十一

書牘

二



興佳篇清妙既遠今乃不愧虫鄙謹和八首奉上而  
僕所題代以秋日者蓋將有說也惟足下多聞雖素  
所知千慮一得不能不進之請陳其固陋夫少陵作  
非無精粗而秋興一出千古詭異無以尚矣孰不令  
人感惋興起者遂使後世爭為優孟不堪紛紛乃自  
空同輩一二家高視一世者亦皆刻意摹擬而非不  
儼然似也惟是較之其平生所著力竭神匱既已不  
及豈為避其光炎而逸氣未遒邪至今為恨耳况吾  
儕一見西施退愧其貌其尚可為顰哉且夫如少陵

之時亦惟有若秦中夔府有若巫峽有若白帝有若  
昆明蓬來花萼御宿諸宮壯觀有若文物山川而今  
有一於此乎有若明皇奢侈富麗仙術邊事有若杜  
甫朝班及飄零感慨而今有一於此乎詩蓋即事感  
興縱有少陵復起恐未可若是悲壯而已况吾儕乎  
亦非鑽仰者可庶幾也若僕此篇人將議曰以羊代  
牛可也曰朝四暮三可也黠者頗窺伎倆苟不免於  
疑則有之亦可也人將曰觸興命題自我為之秋興  
八首何不可哉蓋僕之志以為擬倣之作實奪其人



南齊集卷之十  
僅可為也。不然少避耳。即拙亦僕之拙也。豈不愈畫  
虎不成哉。不知高情如何。聊以當談笑。退朝有暇乎。  
願一枉駕。往所。致覽鄙稿一本。請附便。見返。悽悽期  
會言。

與子和

可使當吾子和之心者。不可謂不佞。不知之足下。西  
游之計。得焉。決之。決之。西京山川諸奇。  
先王之觀。則不論。即羊存。至聲名文物。亦周餘之俗。  
想當使吾子和泣。不啻可使當其心而已。不佞於西

京。雖未嘗一日忘鄉。三十年東游。而不歸。安可言哉。  
前已相與計。西京探勝之要路。足下不見。而圖之一  
日千里。可謂狂甚。而足下百慮必無一失。即亦有窮  
途之哭。於足下生平。不足怪焉。不佞不敢復借前箸。  
俶裝既整。邪發夕何日。往反兩月。不見子和。離別固  
不易也。第悲歌扼腕。顧非其時。亦惟忍之耳。

答玄海師

蒙捐書。書辭高古。若親聞餘論。非獨藤丘之俗質。樸  
可想。至夫赤城諸山川。獻奇于師。師亦時時振錫。其



間降魔掣龍之狀與廓落羈寓慕徒懷歸之情宛然  
載在簡札使人目想神遊藤丘三日程地不可縮夢  
寐周旋徒益悲恨自別之日今乃似一携手也反覆  
以喜竟卷則悵然復悲其幻已來翁絃誦無恙諸子  
依舊不佞則風塵栖栖惟日不足近又有移居東隣  
之舉環堵四壁雖不足勞土木然亦拮据自作手口  
卒瘞計七月之交牖戶以成耳不復屬意於文雅一  
反之報乃以至今有人還藤丘今不附恐失後便以  
故州州裁答若夫眷眷之情非率可盡幸昭察焉論

交歡服三省者可謂奇遇矣越之流人去國之感亦  
知師喜似人者也日月如流秋以為期

### 答西臺侯

承辱嘉命披覽鏘鳴恍如百尺臺上與聞鐘鼓管籥  
之音伏審君侯無疾病而能樂并拜加恩幸甚喬時  
欲一彈敝冠走拜臺下奈何講授惟日不足不佞出  
或越數月遂致闊焉不陪光塵忽蒙賜慰喻且愧且  
喜喬今也與醫士為伍近平伎術貪糈極知卑卑設  
令聽者解頤亦自一問里師嘖嘖之態不可陳說君



西華集卷之十  
五  
疾也。至來命過稱從游為市，適益愧赧，已何以當之。頃日擬偷一閑，以奉候為苦，兩隔以至今日，恭承簡徵，願訂以明日講後，講率以八鼓前，畢則趨陪左右，以奉餘驩。若夫肉舉泰山，酒傾東海，小人之腸，願染指君侯方丈者也。預以為嚙一笑。

與徂來先生

二之日栗烈，歲亦莫矣。奉憶左右數日為勞，喬落魄尚猶得以大庇卒歲，唯是鬱鬱日食，筆研之間不能為數侍，絳帳飽聞推言，豈其天平抑亦喬之生計拙。

哉。昨日石州林氏之子齋，次公書至，喬見其人英氣發眉宇，夙已有席卷斯道之志。次公盖有識鑒焉。願得蒙先生一隅之教，必將憤發，亦喬等小子幸甚。彼云近奉謁先生，當已觀采漫遊稿刊本序繕寫奉呈。伏乞致子徹于京，唯煩先生是懼。

答土伯擘

加生之為文，吉田君州創之足下潤色之不佞，奈何。乃奪諸賢之力，以為己之功乎。書以見推與不任慚汗，至若佗數語過賞不佞，抑何徑庭哉。非獨不敢當。



不佞小心寔戚作爰居聞樂之狀唯驚視不敢安耳  
海師者出如莫邪之新發於硎散電耀雪令人目眩  
吾來翁橐籥中固當有此物不佞與一磨力則有之  
然亦赤山之精璞已其所出故非人意也世多鈍刀  
不佞百鍛千鍊終日砣砣終未見一割可用則不佞  
之力安在哉諭使加生從不佞游即討論修飾聊且  
備員無已則唯足下者所命也

答滕頌得

足下豈忘邪前時永久舍中飲可謂大狂無度矣至

則目不見禮數解衣繫礪一舉而鯨吸數杯至賓主  
醉倒各睡數刻鼻鼾雷聞及覺日已頃乃復驚起更  
稱解醒雄飲五斗杯盤狼籍不知其非其時也子和  
挺鉞秀緯措鐸僕與足下氣奮三倍豈徒醉歌劇談  
旁若無人哉近得足下書則與子和秀緯讀之恍然  
念及此事乃子和目足下海內風流士也此生居恒  
不可人即使子和眼青者足下奇可知也前時會足  
下乃云隣家夫每謂為異人復集顧我輩非有四目  
兩口彼將何視哉可使流俗闕我輩則已不然謂為



馬為牛邪益奇也亦不足怪焉耳今夏想復東再會  
近矣子和秀緯大腹枵然舖啜是計即欲使足下橐  
中裝傾焉不知能繼之邪否條魚數頭與子和分領  
敬謝

與祖來先生

玄海奉先生書至謹致之左右海寓喬書中具言彼  
鄉白壁不售狀渠少年英豪慍少見焉顧愚夫燕石  
非獨彼鄉何投之為則亦非相者罪也渠今熒熒尚  
在璞中既且見怪後來夜光一發必且按劍者益多

則適足以見吾黨奇貨可居不知先生尊意為如何  
次公前已勸海以去浮圖氏誠是亦惟在無連城之  
償可歎

報越君瑞

久闕走謁雖由冗劇無辭可以為解忽奉辱問豈非  
君子惠不惠之至乎適益慚愧并承詩以見懷披覽  
慷慨俾人髮寒輒引簡牘擬欲一敵其勢奈何才盡  
力乏即七襄不成報章姑且負債終當償之他日耳  
近公所讀何書也有所著述乎視今之在位君子忠



信者蓋有之矣。不如公之好學也。子和不通問久矣。此生動乃閉關枕籍。群書想必雄篇奇作。作驚人語耳。願公暇日命一尊酒。其試折一簡徵之。不佞亦間講餘而走。以攬此生之匠心。豈不大快乎。

報源京國

向者賜書及詩。不以菲劣謬辱交誼。且見過賞。不佞敢哉。唯是不佞知足。下于平生。亦猶足下。知不佞于平生也。則綢繆之雅。如十年之故。書詩反覆。不勝見恤。不佞於平生。如足下所知也。不佞所稱平生信之。

平生所稱不佞信之。且平生言詩高邁特立。不欲齒牙俗子弟。以其無似我者。取平生稱足下。不佞前已嚮之。及誦所示及詩。宮商高張。大自家風。足下之瑟於平生之門。可知矣。不佞忝同調之誼。則一鍾子期亦所不謙也。和答二首。以致其意。佳稿一通。雖見屬點竄。亦惟畫墁之妄。不知所施襲之篋中。不奉返十月之交。寒氣將至。伏惟自愛。

與西臺侯

喬不吊。昊天前已罹災。臺下周急之仁至矣哉。近答



小居衣履器用日以寢備至如饋於是鬻於是家人以餬口凡可以卒歲者君之餘也瑣俚雖非所宜以聞竊惟臺下憫恤靡所弗遍則聊具敢告恩庇之速成

與徂來先生

近得因侍坐厚賜顏色至今數日奉教誨無窮時十六日吊伯彥于龍原乃訪寺僧陳事由遂致之奠將先生命喬亦聊展絮酒而去寺僧感歎不已想當遇彼魂異於佗且所悲者薄葬殊甚墓土蕭然反壘而已預思宿草時殆難為情但傍有山縣洪父之墓寺僧乃曰葬林生時未審其由後得聞林生初事縣次公因東游學被洪父者蓋次公親云可謂奇緣想之子在夜臺與隣鬼道故邪更與俱西向哭哉亦可悲也敢告竣事

報平子和

以今觀秀緯我赤城社中可當一方節鉞者非此子邪答虛谷書騏驥絕塵如足下所稱亦此生之素也即諸君恐且瞠若則不佞老羸伏櫪雖有壯心何敢



望之亦何足云不佞為重此生哉承見過譽獨何哉  
天下固不小也而如不佞一丘垤耳亦惟足下於不  
佞兄弟匪佞得無君子亦黨邪顧足下眼一轉海內  
為空此自其所觀耳不佞何敢當之題雪山社詩不  
佞無書鑒今不敢辨唯以二詩論之似不足二君子  
不佞不阿所好亦不敢隱云近作洪濼秋水河伯何  
以知之不勝三復

報守秀緯

辱賜書一開緘則意氣奔逸忽乎不止若令我駕八

駿作穆天子態子和目足下一日千里非過語也答  
虛谷書近與子和一讀之爽然自失所諭海全二子  
既已入護園今且牧之曠莫之野若足下所視則之  
二子它日千里亦自可致不佞有關一蒨秣事幾幾  
樂其成已亦惟二三君子足為二子重大兒孔文舉  
小兒揚德祖何可多也海書中具言崎陽之陋足下  
奚尤哉想彼地一彈丸不問當海無當人其可知不  
佞決之於千里外今何以怪之唯是海既居之何陋  
之有則海亦為鄉黨有情哉足下欲作海書待其成



百集卷之十  
與不佞等一二俱付之致書郵

報土伯曄

三日前得子和所携至足下所賜書披讀粲然因與  
子和只之不已是日秋雷小動驟雨颯至子和興寄  
頗發乃焚枯魚小飲適有饋鱸數尺者和乃奮起  
割作白玉膾屑屑如縷不佞稱善則子和引刀顧謂  
曰得使我宰斯文亦如是肉矣因大笑豪飲數盃高  
談橫出遂相與揚榘古今并及吾輩而後左把酒杯  
右取足下書且復下數斗快可言哉恨不使足下與

守生在坐也神門會期在七日同人一集乃可償前  
日遺憾足下勿後不悉

與東伯通

近蒙延召終日杯酒已忘蚤暮不勝恩主所借覽宇  
宙大觀圖可謂大觀日月之會風雨之變六府三事  
之所治儼然於瞪目之間知此者之於宇宙也其如  
示諸掌乎尊大人於是乎死而不朽亦其胸襟之博  
固非積學之所致何以一瞬四海之至於斯哉不佞  
往年一接尊大人于牛門既知其非常也今乃觀此



圖適且悲其不憇遺一老已手澤所存不敢久留謹封奉返

報西臺侯

捐書之既并佳序奉之近日侍密坐歡命及拙稿事退而思之再三如臺下之明早已忖度喬慰固無所立不賈當已亦其素也豈敢謂簡牘餘事耳前賢功業竊有庶幾焉亦唯一二陋言不能序次其敢虛飾微世以當其伎乎豈不得已徒以吾儕小人幸遭右文之古薰陶升平之化亦既日知其所未知月聞其

所未聞犬馬之齒尚未半百縱其朽鈍後來憤發若得有所卓爾一言可以立君子林者抑亦區區所以不敢自棄之志也伏惟君侯明德所照廣矣匹夫之思亦既察之無形今佳序所命雖未敢當其萬分區區之志苟得一知於君侯則喬之淺量庶幾不為古所窺測無恤其佗謹以奉戴拙稿亦已決心付之刻者幸大文不朽藉以為托則其臭亦可以傳千載不勝附驥之切

答玄海師



客歲得惠書未有以報近再領下存何綢繆之隆而不棄之至耶披覽恍然似乎與師眉毛斯結叙平生之歡西肥三千里亦猶以師之神通縮地於一赫蹄之間乎起居多福大慰遙念若所諭無知斯文者固也步武之間未足以試馳逐師之英邁恐有所愠顧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識者章甫固自宋所寶也師無復多言自別以來吾黨之事變遷不一不佞罹災者再卧病者再客歲所賜書捧誦於案上五六日東門失火禍及陋室自文房之具賤家舊物一掃烏有賜

書及佳稿諸篇并燬獨所贈來先生書先已達之幸而免耳豈天譴之至俾不佞重罪邪抑亦祝融之神窺視師妙文輒奪而去也方此之時不佞之羸扶老携幼卒卒乎避之不暇徒幸裸而脫火坑而已遂假居司馬門內山王街期改歲而卜築豈圖孟春之晦火寇再侵災後所營衣裘釜鬲亦皆一時見奪老幼妻孥蕭然相見於塗至謂吾舌尚在否則足矣先是

不佞病不可風十日方避災之時猶在卧褥至周章冒寒遂不起彌月然幸病在肌膚未至五內乃稍稍



得愈此時諸君亦相謀為構一草堂於青龍寺前富  
山街乃率家人入而棲息則徒四壁立小家一二不  
得不經營手口卒瘞更得勞疾五月時暑加以外感  
乃復卧數十日雖幸醫藥遇良得不化糞壞然至今  
六月炎熱日熾尚猶奄奄地下人耳洒洒文辭之雅  
廢絕已逾年即一二會盟不廁久之甚矣吾衰也非  
復舊時南郭服子遷闊焉久不報為是故已願師憐  
察焉子和先已赴刈谷歸期未卜秀緯就仕大垣今  
春移濃州伯曄則改事小倉侯亦將以今秋徂海西

不佞自越在城南獨以孔邇時時相歡者數子已亦  
師所知也今乃索然各遯一方不佞何所持而能樂  
一日乎不佞已四十二拙疾相薄髮日種種且不復  
若舊時如此不佞何所持而能樂一日乎所喜者赤  
城先生絳帳晏然神門越公蓮光卓師亦皆無恙衆  
君子依舊從事斯道亦惟不佞所居隔絕悵然益離  
群之憾也寄諸君書各已致之所贈子和秀緯達之  
夫邦外所念及亦皆致師意所懷非一今未能悉病  
勞之餘書辭無章笑而火之幸也



與縣次公

向者承杯勺之歡物其多矣曷維其忘和知生著作  
 今乃奉返不佞卒業之間爽然自失當是神物顧足  
 下治中固當有此躍然者然非有精鑠于將無所下  
 手豈大國之寶邪名山川所出邪不急愈見精彩後  
 來可畏越王好劍鈍鉤步光莫不出者想亦從此生  
 始近謁物先生將為一言未發先生先已言之即亦  
 為此生價云

先是與賢弟士如驩既已得知足下文雅每語未嘗  
 不嘆君家墳苑一何殷也尋辱書問諭示懇懇又得  
 結驩千里外縱其同好之誼抑何嘉貺之至也足下  
 高明乃聞赤城之風而興也讀其書誦其詩古人猶  
 可尚友况於今乎然亦自非超然英特之質安能跨  
 於世俗遠求其所事哉此其所見固自甚高所論韓  
 柳李王及揚摧當今亦自足下所見同符我心至如  
 覃及不佞則過賞之厚誰敢當之無亦足下扼腕吾  
 黨欲俾不佞崇此虛譽邪既不敢當敢忘寵光夫西



京之盛人丈淵毅之會凡海以內負笈入關者不絕  
苟言學必言京畿言京畿則搢紳諸君子何限而今  
且無一當足下之心者不亦足下所見已高乎適且  
難乎其入可知矣京畿諸子群輩為儷亦唯居則不  
知有君家兄弟如或知吾黨則何以哉其兆既存矣  
乃使海內謂涇渭之間有二龍則池中群物孰不刮  
目為足下壯之日以企望耳既見賢弟亦猶見足下  
若惠好我則固不佞之願也佗日或圖壯游則東道  
主不佞敢不受命餘具報賢弟書中不盡

報于士茹

好音至不勝辱貺別來所特一行書今乃得悉行裝  
安穩早已和樂實亦足下之愛切俾我心則降至於  
推與不佞與古人並論何以堪之顧不佞固陋時時  
即竊自比亦不知其量好尚前修之所謬實無以自  
見惟我赤城之高其表東海乎遂使足下者一二英  
俊裏糧千里亦足以益我社中奇觀則不佞拊髀其  
間以樂觀盛事已佗乃無所裨助今不知何以當足  
下所望哉以今觀於君家兄弟苟為我黨授旗鼓于



古身集卷之一  
一方者其將誰造與也奉贈之什一二所陳亦唯是  
矣至稱雄篇極其褒賞臭味或同足下者有之豈敢  
一處於此哉令兄書篤愛備至乃作報敢布一二請  
為不佞致下悃所不悉乃者玄海書至聞自海西還  
淹久京師此子亦方外一奇士也想必已歡於足下邪  
否江山人先是歌鳳兮而去乃以六月梓發不吝去  
留狂哉故態也今且周旋邪赤城先生新宅始成不  
佞今未赴賀也然亦聞其燕居申申之狀足下勿為  
念也子和拍浮酒中如所料每會言及足下不佞無

恙猶能與此生為杯勺之驩請勿過慮  
也下報玄海師  
聞師既旋自崎陽京師書至則得悉其狀奉誦躍然  
不但拜辱存問數月海上一朝就安不佞而豈不躍  
然喜哉東游之漸已且近矣雖今未期萬里之行其  
餘於今三之一而且從枕席上則無佗虞也不佞而  
豈不躍然喜哉義全諸子亦皆謂師之東計當來年  
豈其然乎不亦唯跂望是切乎全師至今攻藝口師  
不已以余圖之與師俱是一雙精物終當合耳道此



百集卷之十一  
為慰已京華山川蔚乎美也今不知杖錫日將遍邪  
即所交游不問方之外內有可與語者邪乃者知于  
生兄弟京人也夙已興起於我赤城則亦皆矯矯不  
下人少干客歲東游得與社盟扣其志則所謂雖無  
文王猶興者也乃已以五月歸大于則寄音以驪若  
已一見面者京師王化不可言無人乃如是近報于  
生書頗及師事為師淹於京願一周旋庶幾可與語  
也不佞病廢之餘惜氣日加第比去年報中所訴今  
乃少安焉幸勿為勞念行樂園題銘洒洒如泥中蓮

翰墨之具多品之賜併仙果領之不勝嘉珍敬謝  
報了願律師  
聞之令弟猛進云東門學中館師以甲舍遂從事上  
足弟子職及得先月書袞袞安穩併其狀審之惟大  
衆雲集之際早已傑然中選雖以師之穎脫然亦幸  
甚哉而後不佞之喜可知也人且謂四方之志可酬  
亦將無他其唯業成名立以顯父母即鄉黨與有榮  
施則丈夫之事畢矣壯哉師之所志他日隆起其兆  
先見不佞每與令弟言為二尊喜之爾讀中所錫稱



譽過實已甚吾誰欺也亦惟不佞學之不講是懼豈敢飾固陋之心以居其一二哉何以堪之前得于生書云移居而南且稍稍聚徒授業想當為西京吐氣乃於師之所館計已咫尺生也吾方內之士雖不關師家事聽樂竊抃師能已哉生書中又云玄海一盂飯一衣葛在北山不改其樂所虞者海也以病羸之質供捨身之勤不佞且暮西望憂之取于生時一相見則固已諫焉云願師亦為不佞致此意南北遼絕但未知晤言如何近義全忽爾發興一夕歸鄉不啻

李鷹之感不佞聞之也既就途不及面別悵乎且嘆其真率而已乃歸其鄉于泉南以春赴京寓于獅子谷此蓋其志也其友來云不盡



南郭先生文集初編卷之十終

初稿跋

南郭先生前已罹災平日文稿隻字  
 烏有先是余偶私錄先生文若詩若  
 于茲于余之家以備一冊烏見灰燼之餘  
 稿存於是自茲謂有之者乎也乙  
 不惡劫文乎遂懼而因以亦乃請之先生  
 先生笑曰古人林多生初稿祝融氏生



有<sup>ル</sup>定<sup>カ</sup>乎<sup>カ</sup>当<sup>ル</sup>何<sup>カ</sup>勉<sup>メ</sup>志<sup>ス</sup>國<sup>ノ</sup>傳<sup>ハ</sup>身<sup>ヲ</sup>一<sup>ニ</sup>也<sup>ニ</sup>其<sup>レ</sup>西<sup>ノ</sup>臺<sup>ノ</sup>滕<sup>ノ</sup>族<sup>ノ</sup>身<sup>ヲ</sup>居<sup>ル</sup>藩<sup>ノ</sup>任<sup>ノ</sup>干<sup>ノ</sup>城<sup>ノ</sup>斯<sup>レ</sup>文<sup>ノ</sup>乎<sup>カ</sup>是<sup>レ</sup>士<sup>ノ</sup>六<sup>ノ</sup>賢<sup>ノ</sup>之<sup>レ</sup>集<sup>ル</sup>蓋<sup>シ</sup>冠<sup>ス</sup>法<sup>ノ</sup>族<sup>ノ</sup>云<sup>フ</sup>乃<sup>チ</sup>少<sup>ク</sup>而<sup>シ</sup>憂<sup>フ</sup>之<sup>レ</sup>勤<sup>ム</sup>之<sup>レ</sup>梓<sup>ノ</sup>之<sup>レ</sup>治<sup>ム</sup>在<sup>リ</sup>族<sup>ノ</sup>敦<sup>ニ</sup>於<sup>テ</sup>是<sup>レ</sup>乎<sup>カ</sup>先<sup>シ</sup>生<sup>ノ</sup>不<sup>レ</sup>得<sup>ル</sup>之<sup>レ</sup>奈<sup>ラ</sup>乎<sup>カ</sup>其<sup>レ</sup>年<sup>ヲ</sup>好<sup>ク</sup>於<sup>テ</sup>其<sup>レ</sup>毒<sup>ノ</sup>回<sup>ル</sup>方<sup>々</sup>東<sup>ノ</sup>於<sup>テ</sup>之<sup>レ</sup>集<sup>ル</sup>有<sup>ル</sup>物<sup>ヲ</sup>夫<sup>レ</sup>子<sup>ノ</sup>興<sup>ル</sup>西<sup>ノ</sup>先<sup>シ</sup>生<sup>ノ</sup>お<sup>ハ</sup>為<sup>ス</sup>好<sup>ク</sup>好<sup>ク</sup>愛<sup>ム</sup>人<sup>ノ</sup>也<sup>ニ</sup>也<sup>ニ</sup>

昭代之化也々々斯集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外海尚遠也猶及夫化以謂一變至於  
是也心奈之志歟乃尔亦何足小哉  
之有心亦惟風之所靡豈特先生之  
力乎實猗族之場偉哉以  
輯詩凡三百五十八首  
八十四卷抄原為十卷乃就

鹿門跋



初稿題曰南郭文集初編在昔  
子不云也弟子以為云之書錯用易此  
舉必其庶幾乎若生二稿三稿亦  
亦為有族之云享保甲辰秋八月

廣門望三英



服部小右衛門著  
享保十二丁未秋九月日

江都書肆嵩山房

須原新兵衛梓行



